

魯春秋序

皆知宣尼以春秋存魯曰魯至漢興猶後服豈知宣尼以  
其春秋存魯實存周曰周禮在魯至漢興猶後服以是春  
秋之所維繫大矣且也焚坑之後伏生以長年所口授尚書  
周平王而下即載伯禽誓師之詞則明以魯繼周以是魯之  
所維繫亦大矣顧伏生之口不及春秋而迨魯恭王時仍出  
之孔壁則魯實又存春秋諸國莫能及也明興作春秋者之  
五十六代裔孫希學率曲阜令希章謁軍門時其父克堅猶  
祭酒元大都是故魯後服則二生不肯行魯先服則二裔希

板 匡  
(公分)

17x10.9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01935

1 册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

書碼：  
書名：魯春秋一卷附錄一卷  
著者：清查緒佐撰 共二卷 一册  
板本：清光緒十六年查昌猷手抄本



學希章朝請勿後準於竊取內外之義先後非有殊旨魯  
開國王權文弱早世再傳輝賢六傳頤垣嘗藥禱代喪葬  
如禮捐田湖業貧民有詔褒可似習聞詩禮之訓者則今監  
國王父也監國立四日而奔奉後服之遺教採藥天台昔魯哀  
借越適以滋禍而在監國則因越而克延其祚勢既不同時有  
獨切于是竊取之義大彰而吾道以南名節炳燦夥不可數為  
古有道之朝遠不逮自長河以遙暨大江以北雖多秉負殊特  
顧未有如會稽君子以六千繫緝起則自文武大小諸臣以及  
儒生布衣下至隸卒商賈優娘氓丐咸願為故人死、數十

年未既也使非魯非魯之義興非魯之義興與其共事則諸抱  
忠蓋無筭而或以無所感激遂至于時去勢移漸忘其効節而  
等于齊民者豈少哉是故存唐者魯也與延平共事而姓猶  
存、桂者魯也有閻部煌言之底節而曆猶存嗟乎魯春秋  
豈魯之春秋已哉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左尹非人氏識



魯春秋序

以春秋歸魯無論非作者之意亦非古之作者之意至不得已而大書魯春秋此則作者之意也作者既已其意歸之魯吾迺可得而言之矣夫書必有所以為始終合二百四十年列十二公托始于春王正月終于西狩獲麟者昔之為魯春秋也統十七年奉一監國始于鄭義興終于張閻部者今之為魯春秋也以隱公紀年而旁注周平之四十九年者是周存于魯以監國紀年而分注隆武永曆之先後者是唐桂存于魯此春秋今昔之所同也春秋主因則取史之舊文而修之且備載之





齊晉霸業之盛衰以示警戒春秋遂復主創、為國書專紀魯事而不特書閩粵之情勢以一機宜此春秋今昔之或異也經始于春王而傳追序交質之文義始于鄭義興而事先書陸行人等之節此春秋之兼傳以從同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立乎定哀以上指隱桓直書于前必微辭于後者為尼山之書所見一辭所詢一辭所微詢又一辭立乎乎乙酉以下紀辛丑江東為倡江南為應者為東山之書此春秋今昔之同而不盡同也會夫谷歸三田墮費墮邱則不書尼山之名渡小壘戰檀山獲其大醜則隱存東山

之字此春秋今昔之所獨異也古者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或貶貴而書名或褒賤而書字今則公侯以及氓庶有闕神器之存亡者必盡書其名此春秋今昔之不得不異者也古之立言但責人事上合天心雖錄變災而畧于事應今則歷叙艱危不書天變人心不死而鬼神無權此春秋今昔之不得不同者也嗟乎魯至定哀日以微弱不及晉楚遠甚而萬世以後春秋一書與天地相終始今之為魯避地江東不及閩域并不及潞藩而春秋所載人物散布震動江干聲馳海外捐棄踵頂化為星辰是豈人事所能料



我歲在己酉起從侍敬修堂中屬起校葺是書因叅求  
書法之偏旁點畫以存正韻稽驗歲閏差置閏之舛合以  
遵正朔謹考人物之名里以誌職官博採當時之詩歌文  
傳以正人心至于筆削是非出乎作者之獨鑒全不贊一辭  
此又春秋今昔之所同不敢或異者也謹附書簡末以俟後  
之讀是書者得其指歸焉

携李門人仲方沈起墨庵法名銘起百拜序

魯春秋

監國紀

弘光元年乙酉夏五月南都不守江南及浙西郡縣咸望風下  
杭諸紳奉皇太后命敦請潞王翊鏐監國甫三日監國因原  
任都督陳洪範籍士馬錢糧北欸錢塘知縣顧咸建忍不從棄  
去諸生沈乘建守城之策百姓暱王慈立殺乘在籍原任兵部  
主事王道焜行人司行人陸培不應召自殺于是原任都察院左  
都御史劉宗周京畿道御史祁彪佳詹事府少詹事徐沂吏  
部主事夏允彝生員顧所受王毓著高孝瓚王士琦弟士瑒



士珍趙大中布衣潘集周卜年術士王樂水咸不屈自殺

弘光中路王奉命居杭金陵迫皇太后與乘輿夜遁閣部馬士英密傳所暱方國安以兵分道護太后詣浙而身從之不扈駕洪範初監討賊不利嗣陪兵部右侍郎左懋第北勞懋第不屈死洪範密輸款得先歸艤浙北閩者兩月至是力勸監國以兩浙北降楚將軍華璉麻經爭王前慟哭躑地求盡曰釋此吾姓無死所矣監國不聽北去不返乘字季中仁和諸生武林且歎乘獨大言誰主降議可斬請留方鄭二摠兵合守空武林門外民廛宿師猝死論者追惜之咸建

字恕禮崑山人不從款逸去執至杭見戮道焜字昭平以天啟辛酉鄉薦知南平歷兵部主事南都敗歸里時新署杭州府為諸生顧鳴彪其各邑朱龍圖為平湖胡佩為嘉善彭萬里為山陰朱承祚為烏程沈希畢為新城唐士晟為武康陳之杰為海鹽陶良棟為臨安共十七人咸係本籍鄉薦道焜與同籍行人陸培拒使自殺培号鯤庭崇禎庚辰進士與東林鄰後陳潛夫請于監國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毅宗周号念臺山陰人明道正誼萬曆辛丑進士立朝侃侃不畏強禦為東林所推重筮仕四十五年一鳴輒斥多躓



議北師幣聘奉書嚴却絕食死彪佳字虎子天啓壬戌進士司理興化擢御史劾卷南畝福王登極請勿遽稱尊以示無私天下之義奏草詔獄緝事廷杖三弊政不聽忤邪黨出蘇松巡撫病歸時作書拒招夜沉池水死沂号勿盡長洲人崇禎戊辰進士甲申里居自題其像勉於大義南都再造作教規當事起原官不應南都敗自沉虎丘死允彞字瑗公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知長樂以治冢書御屏通經術務有用弘光中起吏部病歸北師下走使者招之答書婉約以見志赴先塋水死所受字性之吳縣諸生年七十

餘矣見北安撫使入城為殉難諸生許琰作傳訖潛投泮池死鄉人私謚烈節先生毓著字玄趾武林北降作致命篇自誓以書決劉念臺之義自沉柳橋死孝瓚江都人城破自題絕命詞於衿縊學宮死同里諸生王士琦与弟士鏐士珍各偕其妻縊死大中涇縣諸生北師下投泮池不得死潛投察院空署家人覺脫繯歸卒赴門之塘河死集字子翔博學能文手草哭其友王毓著沉渡東橋水死鄉人私謚義成先生卜年字定夫工詞章為文吊同里殉國王毓著潘集馳候江潮躍入死樂水江甯人易姓名避仇浙中託星相說書以活時



武林北欵扶其妻琵琶瞽者同躍土橋水死

六月薙髮有令其護髮自裁者為諸生嚴紹英王台輔徐球張秉淳嚴心若等布衣方國煥翟士鳳六合甲市賈歐敬竹龍游樵江米傳真者賣餅夫婦鵜叟梨園周之蘭夫婦百川橋乞兒王瞎丐等其不奉制見收蹈及而不悔者為吏部主事華允誠編修楊廷樞推官顧咸正知縣劉曙教諭孫兆奎眭明永諸生卞子厚布衣許德溥詹履吉等

紹英字與揚無錫諸生全髮自縊死有婢從死題壁曰讀聖賢書義不受辱使女春生同縊于此台輔字贊明邳州諸生

完髮鄉鄙指乙酉以前所困為周粟盡餓七日死埭字瞻淇不從令題案不願立名垂後代但求盡節報先朝衣冠自經秉淳字不二以書答友虧體則辱親改制則忘君餓榻五十七日而死其妻哭之慟噴血死嚴心若名埭以字行護髮黃蜚營被執海口竒計脫復匿死亂兵國煥字孔文歙縣老塾師年七十矣聞令移時不語鍵戶引錐刺左股蘸血題詩於壁有冠裳為重一身輕之句為縲自盡鄉人私謚耆貞先生士鳳字瑞卿武進人塾師城中不奉令以詩訣其兄於鄉潛書木主武進義民翟某神王列忠義祠信國公神位之側



腰繫小牌投祠左池水死牌書願為明鬼不願為他人卧水  
去十二字他字改六合甲令下題其室朝而冠暮而髡生為鬼  
死為人約所善江蛟同死蛟中變甲沉水久之蛟以新鄉薦為  
竟陵令甫謁城隍祠見甲如其神口作甲言限七日對簿果  
七日蛟死敬竹常州業扇格者也家人勸薙髮傲不肯夜縊  
死同里薛叟畜鵝為生以七十觴期惡去髮先一日自縊死  
龍游樵者聞薙髮之令急釋担投水死揚州江米傳真家  
同妻縊死賣餅夫婦世居蘇玄妙觀前聞令咸縊死之蘭  
蘇梨園扮生者語其妻必薙髮我死妻曰必薙汝髮我死並

投井死松江瞽丐薙髮令下曰何以生為北面拜夜自經死又  
百川橋乞兒亦投水死允誠号鳳超無錫人天啟壬戌進士以  
工部主事轉員外郎時銓閣比周上三可惜四可憂病歸南  
都立補吏部見時事日非亦病歸乙酉後完髮杜門者三年  
矣事覺同從孫尚濂生抗制及難僕朱孝薛成從死廷樞  
字維斗吳縣人崇禎庚午解元有文名篤行為復杜所推  
重弘光中授編修兼兵科給事中南都敗全髮洞庭不屈必  
殺之咸正字端木崑山人崇禎乙卯鄉薦司理延安賊自成  
破陝被執不屈東師入陝全髮逃歸預松江回向搃鎮吳聖兆



之籍就戮弟咸建已及難即從前不從潞監國抗款者也曙  
字公旦長洲人崇禎癸未進士甲申同里之鄉紳草檄討項煜  
之從賊者知南昌艱歸完髮蟲口訣母訓二子蕃蓀不屈就  
刃兆奎字君昌吳江人崇禎丙子鄉薦護髮與其弟聚奎匿  
里不肯公謁見收苦掠兄弟咸不恭盡明永字松年丹陽人  
崇禎壬午鄉薦教諭華亭題明倫堂之壁明命其永嵩祝  
何年明松字以避諱改嵩蓋拆其名与字為句也生忝祖父  
死依聖賢握髮自縊覺不得死出投泮水被執不屈死子本  
走滇露見殺子厚平湖諸生以完髮見收繫獄不食死其友

常熟徐暉諸生与項志甯以抗令咸閉門不食死德溥字元博  
為忠節直族子鏐盡忠報國四字於背護髮不見人尋復  
鏐其胸不愧本朝於膊左右生為明臣死為明鬼事覺置  
法語極不恭履吉宜興人潛髮山中被執臨刑曰殺汝不成為  
汝所殺尋常事談笑盡

閏六月之十有三日浙東西江南縉紳士民競舞槃起無所期會  
自城守以外窮鄉僻澁各自為屯不計其數事從紹興起其迄  
江右以西不因魯不載

於紹興為諸生鄭遵謙及鄉紳王紹美王豐周晉等遵謙



字履公父僉事之尹已薙髮朝杭州遵謙匿外婦金連逮  
獄奮累金出呼無賴起數百人紹美及豐諸生周晉王襄鄭  
之瀚張玉鉉等共事

於餘姚為兵科給事中熊汝霖主事孫嘉績等汝霖字雨  
殷崇禎辛未進士知同安歷官敢言坐降弘光中有事、急  
做人、責成一疏又云兵餉戰守四言變為異同恩怨四字  
時故顛倒不忘何待以兵應遵謙援海甯義旅敗績爭誤  
國馬士英不得復用欲請上方劍誅之縣吏王翊亦贊汝霖  
起

於甯波為刑部員外錢肅樂鄉薦楊文瓚諸生董志甯  
華夏凌之驟布衣徐睿等肅樂字希聲鄞縣人武肅四子  
暉之後崇禎丁丑進士知太倉清陞刑部會鄉諸紳課迎羊酒  
於演武場肅樂獨不署名於是鄞縣諸生董志甯夏陸周  
明宇燝等五人即肅樂共起一布傭戴少峯者願附肅樂  
之義大書恢復字樣於額聲金衢又賣菜傭願上一金助餉  
賦之皆未千計不啻也懸之以為勸肅樂以衆西守江合迎魯  
王監國文瓚字贊玉崇禎己卯鄉薦與其兄諸生克仲及同  
學馮京第等從肅樂後共奮文瓚從唐授御史之驟字馭



和與諸生張能信共起父士弘常為舟山往日本乞師徐睿  
字聖思賢才慷慨感時故錮丈室中不欲有所聞見會錢  
員外動衆破鍵出橫劍睨人於仁和為陳萬良馬雲龍  
等萬良字鳴皋仁和故人奴也年十三走人為盜竒計攫  
縣餉金四萬兩令其黨各以為生不復盜故終不敗衆義之  
願為之死弘光中以薦授游擊銜閏六月與其黨馬雲龍  
奉道士范大倫為盟主大倫死衆推萬良約束感薦主俞  
繩武為負迹渡重河每搏妻亦裹甲從勿後

於海甯為千戶朱大綱等鄉薦左尹周宗彛諸生沈陵王  
教主等大綱字振暘衛世職與同衛蔡國瑛字亘生許定字  
一如鎮撫潘起龍字雲龍聘僧穎石為先鋒會左尹以龍山  
義旅及祝君待等合援海甯逐新令張堯揚去進士俞士  
良兄伯昭咸共事宗彛字五重崇禎己卯鄉薦鼓鄉健於硤  
石鍵里門自稱將軍弟諸生啟琦副之陵字湘岸起窠微左  
尹收養能謳為諸生往受檄監軍荆本徹起郭店王教主  
江甯人朱龍山以術惑衆起衆數百人夜闖杭艮山門無所  
為盤旋各巷五鼓復走去  
於於潛為原始任知縣俞文淵等



於東陽為布衣陳倉等

於富陽為生員陸方侯等地連武林且逼魯義走間告密者衆

於嘉興為尚書徐石麒及回向總兵陳梧諸生王鯤張翊等石麒字寶摩嘉興人援事匿嘉善徐鉉吾家以青浦籍天啟壬戌進士授工部主事忤璫奪官崇禎初歷南計吏久遷應天府丞敢言晉刑部尚書多平反訟都御史宗周無罪病歸國變南兵部史可法檄餉勤王脩答非便勸可法力固南都以待後命福王立拜吏部尚書忤士英病歸潛水月

庵辭招婉而監堅時諸生以大義脅詞臣屠象美回向遂與陳梧合議城守殺新令秀水胡之臣嘉興吳佩原知府鍾鼎臣同知宗室朱沔以得民仍其任迎故令平湖龐彩嘉善詹申復前署歷四十餘日餉竭難守石麒益勵入城乞師硤石不果

於嘉善鄉薦錢旃與偕諸生夏完淳及倪人撫起太湖於海鹽之澉浦為王雲衢世百戶也弟雲龍雲鳳率韓万象等袒殺叛將周一誠監國授雲龍副將銜雲衢嘗開門入御史王正中越旅



於平湖為御史陸清原主事倪長珩貢士馬鳴雷官生朱  
大定諸生湯雲章等清原與長珩領鄉薦寂烈鳴雷字伯  
臺與諸生馬萬方等抗殺新令朱龍圖偽為喜詔稱坤武  
元年鼓衆大定為相公國祚子原官成都通判請纓於魯  
合吳易共奮太湖

於崇德為呂宣忠字亮工為諸生好論兵法進士吳易舉  
兵太湖特疏宣忠可共事立擢都督僉事加扶義將軍主  
号召

於湖州為布衣金鎰諸生韓茂貽王光社等鎰字拱玉長

興人韓茂貽會元敬子也與諸健一再恢湖州殺任推官馮甲  
并下武康孝豐安吉諸城迎楚通城王盛徵為盟主王札授  
鎰總兵銜

於德清為諸生蔡孺法蔡子標等乙酉與諸義奔走子標先  
被執衣冠肩輿臨市六人忽一人抱子標哭願從死子標故異  
之不得於是報伏法者七九月諸健散孺法猶抗不如制質其  
父兄而索之時和州戴重字敬之棄任推官與韓茂貽等共  
事湖州

於永嘉為諸生張寔孚知縣俞文淵等時東陽始事陳倉



起陶坑勢烈寔孚亦鼓六甲山之衆以應文淵遂提其鄉較往合陶坑復東陽北抗者五年文淵還里護所為定王者以号諸健

於吳江為進士吳易諸生吳振遠等易字日生崇禎癸未進士嘗著南都中興四議練兵太湖表於魯監國請為內應授蘇松巡撫都御史懸長輿伯以待振遠字石仙吳江人魯王歷吳江悅其計畫與為工正母病乞歸嘗主盟湖中與沈天叙各分一旅天叙字文宗初起太湖奉安樂王甲奔走諸義王札授副總兵戰不利亡山中已復與諸生姜熊飛沈鼎鉉等

起擊殺北師遊擊乙截北向大戰東濫溪頗捷

於崑山為貢士朱集璜等集璜字以發明經以兵北抗殺新令迎故令城守同事陶琰顧纘繩等咸諸生鼓義

於嘉定為左通使侯峒曾進士黃淳耀鄉薦張錫眉教授龔用圓等峒曾字豫瞻父吏科給事中震暘号敢言峒曾天啟乙丑進士以南主政起歷有政績弘光中補左通政病辭聞詞臣徐沂自裁曰務兵不成出此未晚弟岐曾字雍瞻後與回向松江聖兆及給諫子龍等密通呼吸冀入魯師共起淳耀字蘊生崇禎癸未進士與弟諸生淵耀及上海鄉薦僑居錫眉字介



茲又諸生夏雲蛟唐昌全金士起咸從峒曾之後而周用圖者  
字智淵天啟辛酉鄉薦以嘉興府學教諭亂歸與兄弟諸  
生用廣用厚咸共事

於松江為原任吳淞提兵吳志葵原任兵部侍郎沈猶龍兵  
科給事中陳子龍中書舍人李待問吏部主事夏允彝兵  
部主事李向中等志葵與官舍常壽甯指揮侯承祖以故  
較疾起復松江令壽甯守府承祖守金山於是子龍等共推  
猶龍為盟主而子龍監其軍向中署兵巡道史啟明署華亭  
知縣適故帥黃蜚統水師未會軍聲益振

於江陰為中書舍人戚勳及典史閻應元馮訓導諸生顧果  
李騫等勳字羽明為文華殿中書甲申二月棄官歸弘光  
中奉命督閩餉而南都敗江陰俗尚拳勇勳與閻典史疾  
呼起復江陰每出奇計累捷城陷而復而陷數四果係無  
錫諸生騫係宜興諸生扶奔命共事

於丹徒為監軍僉事荆本澈字大徹崇禎甲戌進士司  
理建昌謹歸弘光中監軍轄下江監國中懸授都御史巡撫  
蘇松北禦婁河頗捷復崇明承制以王臣縉權署崇明鄉薦  
張琦署蘇松道內變以水艍逆捷北師施家口覆敵舟數



百。

於宜興為中書舍人盧象觀象觀南解首進士督師尚書象昇弟也弘光中以中奉詔徽甯後起兵茗嶺用故校陳安揚國柱為先鋒安死陣茗嶺乃走合將軍黃蜚太湖及蜚敗歿吳淞復與鄉薦麟收潰卒從通城王一再克捷湖州同邑鄉薦吳洪化字貳公亦奮同事

於徽州為御史金聲推官溫璜指揮汪秋漢余公讚諸生江天一等聲字正希休甯人以嘉魚籍成崇禎戊辰進士選庶常薦同官劉之綸容甫知兵改御史監軍之綸

援遵化敗死聲扞歸乙酉與其友天一及指揮秋漢公讚等恢其府嚴壁且援旌德及屬邑所部程士洪萬會吳國禎余元寬等皆豪健璜字子石烏程人崇禎癸未進士司李徽州從知府唐良懿之策嚴城守與聲共事萬曰吉以謫官簡較從軍

於甯國為徽甯道楊卓然推官邱祖德貢士麻三衡等卓然字又先辰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杭州司理降知太湖講賊城完閣部嗣昌出師請為監軍聲濯弘光中擢徽甯道振旅北抗三衡字孟旋宣城人能文章長弓馬衆推服從



甯國司理祖德與北師對仗已同學諸生吳彝項志亨沈壽  
堯錢士翹徐朗屢摧不誦士翹有兄士驥益敢

於貴池為諸生吳應箕應箕字次尾復社知名積書充棟  
時盡以託其所暱友人乃傾家飽士應金聲於徽州復貴  
池

於漂陽為道士任培元南都敗漂陽知縣李思漢棄印走  
去適有彭氏家奴獲印呼衆城守培元贊之諸健競附其  
義以起

於句容為諸生周鏞與知縣宗室朱議浚等鏞字繼序

鏞弟也起義旅合原任知縣議浚復句容浚係江右能文  
頗習武為宗室所嚴重句容敗不知所終戰長蕩湖及  
安吉孝豐之間還突南京神策門破不得入議浚益  
府支也

時棄亡去為原任知縣郭凝之山陽知縣湯芬鄉薦周宗  
彝諸生董紫冒布衣 等其走匿諸苗峒以自全者不  
可勝數

凝之字天來海甯人天啟甲子鄉薦適在會城潞王北歎  
密遣其次子宗祥縋城夜走其鄉勸所知舉兵北拒乃



以薙髮路梗被殺從衣帶得書：言史閣部尚在左兵  
逼金陵黃蜚起太湖黃光社聚衆峴山且發豪奮勿後  
已知子宗祥之變南奔或云閩京且大用唐事敗不知所  
終芬字芳侯平湖人為舉義雲章子崇禎癸未進士  
父事敗單走唐擢監御史察依永勝彩：適與閣部中  
藻郝芬往平之為中藻所殺宗彛起兵固里事敗野走  
不知所終紫冒名雲驥海益人与左尹同渡江薦閩京鄉  
試唐敗不知所終

其矯新制而逃于禪者為金堡熊開元趙庚張九臨王翰

沈起徐世臣周訓導

堡字道隱浙江仁和人崇禎庚辰進士守臨青罷歸唐起  
八閩以給事中監軍江上与左尹奕別閩敗桂以原官爭孫  
可望不宜封王坐口舌成為僧桂林敗上箋請收瞿臨桂  
之骨和浩然吟行世依粵之雷峯寺天然座側倡法  
名今釋字澹歸又与左尹半奕而别有倡和之句

開元字魚山湖廣人進士以給事中抗疏閣臣宜興廷  
杖申酉間驚吳江義不就薙髮入山為靈巖繼起法嗣  
移錫華山



庚字渙之南直吳江人崇禎癸未進士未任乙酉薙髮為僧靈巖繼起付法

瀚字原達南直太倉人乙酉兩弟淳湛徂義死瀚為文告廟去僧華山法名戒顯改号晦山以志感振錫杭之靈隱起字仲方嘉興人乙酉棄諸生為僧東禪寺法名銘起改号墨庵亦有似乎晦之義久東山贊飾諸草

九臨吳江名士嘗檄討馬阮被逮南都敗獲免坐護髮付市願死後留衣三母寒主刑者感之釋僧去

世臣名繼恩杭州人逃于禪以字行為曹洞三宜嗣

周訓導任武康學失其名好談理學言忠孝事津：不去口乙酉薙髮入大靈山侍天水法名超覺字了庵付拂遊錫諸勝与墨庵銘起為同門兄弟至今歸安其故里能言其初棄任事

遵謙首奮義事自稱正統制將軍眾數千人分五軍徂擊殺北選山陰知縣彭萬里於清風坊迎故會稽知縣孫槩於野還原任推官陳達情方北欵加銜分守道以其素得民亦留原任稱制得札授其裨貳分守要害榜示三語不淫不貨不中私仇檄方國安王之仁諸師合防江



遵謙初起聲振浙西江以南咸恃以為義遠近稱鄭公子云  
無不旦夕鄭公子之至也倚槩以待

秋七月唐王聿鍵稱尊号於福州改元隆武

王為太祖第二十三子定王極之後改福建為福京以何吾  
騶蔣德璟黃道周路振飛及蘇觀生皆大學士封鄭芝龍  
為平鹵侯鄭鴻達為定鹵侯鄭彩為永勝伯賜芝龍子  
森國姓

正統制將軍鄭遵謙同守江文武諸臣合表迎魯王於台州  
王名以海太祖第十子荒王檀十傳為王：天安粹朗性

慈易能書諳歌律甲申甫襲封四日而東師入兗州王南  
奔浙江駐台州杭州北歎北騎十二疾促王入朝貝勒會諸  
較起沮江北嚴於是台鄉紳陳函輝柯夏卿翁明英等  
率鄉健共前執殺北騎而江上諸文武迎王表至王即紹  
興

八月魯王行祭告禮監國於紹興以明年為監國魯元年  
不奉唐朔

諸臣上監國之寶以朝王慰諭即道署為監國府  
起故大學士方逢年為首輔除直殿銜故戎政尚書張國



維為兵部尚書

逢年字書田瑞，其人素厚重，稱長者。國維字玉筭，東陽人。以天啟壬戌進士，歷巡撫南畿，積軍功。山左及江上、皖口、蕪湖等處，以事逮獄。弘光中，薦起為戎政尚書。上乘時，恢勦之議忤閣部馬士英，茲以廷臣薦復起。

以故人宋之普為東閣大學士，羣臣爭之，謂監國先私恩，不可以勸義之普避位。

之普，以山左籍進士，歷官歸間，閩、扈、魯、蹕有勞，後卒。北去為常州太守。

拜方國安為鎮東將軍，王之仁為武甯將軍，鄭遵謙為義興將軍，咸總兵掛印。

國安字盤石，諸暨人，少無賴，私其里耕牛，買之為所發。走固原，陸夢龍麾下，轉從甯南良玉堵賊楚中，自卒伍。歷管軍，敗獻賊大冶，復黃州，走賊武昌，復漢陽。諸縣及岳州、臨湘，走賊袁州，盡。每先登陞，總兵官。弘光中，與輔臣士英、善良、玉稱兵，內犯。士英懼，密招國安，以舟師四千人反擊甯南、北師，下護太后，奔杭州。與北師對仗，萬松嶺渡錢塘，阻金華，不獲南適。鄭遵謙兵起，合表迎魯王，監國屯朱橋。



進復富陽於潛等縣從子元科機捷嘗礮北督存仁不及  
咫尺擊倒其馬之仁字九如順天衛籍與太監王之心兄弟  
弘光中掛征倭將軍印總兵鎮定海至是移防江而令  
子鳴謙代鎮營西興為武林對渡持重不輕戰遵謙屯小  
壘對渡為赭山扼要号令嚴以書邀海昌左尹授兵部職  
方監其軍

鎮東將軍方國安請復用故誤國馬士英為大學士兼兵部  
尚書不許

士英在國安軍中挾稱定策勲圖復用羣口騰沸科臣汝  
霖至請付西市以謝天下諸生陸宇燭等草檄逐之百姓  
為罷市事乃止迄無舍士英匿圮廟國安私飲食之

晉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俱都察院左右僉都御史惟樂不  
受以下諸晉爵有差

錄定策功肅樂以唐王既稱尊不宜以官私於監國初擢  
太常寺少卿辭總加副都御史益以無功辭久之受試都  
御史

得銅礮四十二于蕭山署土中識洪武六年以為吳鑄神砲  
封將軍以領之



神砲工費千金大於前礮者倍十載後中流睨瀾西崩  
塚數丈再發而製

視師江干賞賚有差鑄大明通寶錢

監國止此一出不再巡

廷臣請上尊号不許

嫌唐兩大王謙以未造尺寸力辭

原任都御史朱大典為唐守金華使兵部主事來集之往  
與平加大典兵部左侍郎仍守金華大典兩受秩不辭

大典字未孩金華人萬曆丙辰進士以章丘能擢兵科給

事中天啟中凡理財用人練兵治盜章數十上魏逆時中立

副使福建備兵天津崇禎初定亂登萊以兵部右侍郎

總漕禦賊頗捷坐五賊破城落職南都敗練士城守金華

時國安以士英南竄閉金華不納

九月唐詔至文武諸臣疏請開讀惟兵部尚書國維都御

史汝霖中書舍人謝龍震正色爭之監國不果開詔以會稽

孫槃疾上儀注罪之

唐詔畧云朕与王約朕未有子得金陵為期朕當讓位皇  
姪布衣角巾蕭然物外時廷臣速會稽備儀注上國舅張



國俊勇王怒王誓不奪龍震字雲生遂手批唐使者劉中藻於殿上已赦渠別轉而以鄉薦爰香為會稽知縣魯文武內外諸臣咸私表於唐不聞監國

諸臣以二唐前後厄自失重援勢必餉竭無所呼且唐詔持至公誠一家也悉從唐使者中藻附表稱賀國維汝霖等知之不以聞原其隱也

唐加封魯鎮東將軍方國安賜以銀印國安受之亦及義興將軍鄭遵謙以下餘加秩有差隨遣科部諸臣分監錢塘諸師不謁監國

國安屢捷進封鎮東侯以唐封故為加爵

魯無成筭不能飽諸師入伍聽自為義不相統止方王鄭三師給公廩有所期會聯艘發砲而已不為公使敵亦震其聲不即渡

自金嚴迤以東迄定海守江卒不下二十萬國安初營朱橋被劫棄富陽等縣渡江屯潭頭兵部國維屯長河子搃兵世鳳統之武甯之仁屯西興侍郎大典屯金華都御史汝霖嘉績合屯龍王堂義興遵謙屯小疊搃兵張名振屯白楊員



外肅樂都御史馮元颺屯瓜瀝都御史于穎屯瀝海兵科  
給事中祁熊佳輔之太僕寺少卿兼御史監軍陳潛夫屯  
小壘贊義興御史王正中屯臨山兵部主事兼御史監軍左  
尹亦屯臨山武甯子王鳴謙以總兵屯定海其間錦衣朱壽  
宜將軍陳梧諸生倪會壽等不啻數十部搃不掛冊不領餉  
多寡去來唯其意

晉國維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監江上軍陞汝霖兵部尚  
書監浙西軍監軍左尹疏搃兵張名振營浙西報可

浙西之議始自浙西之破家振義者事敗其故黨咸可創起  
為內應斷北師餉道孤杭且拊其背國安連發七將軍咸託  
故不進名振字侯服原石浦叅將

晉名振富平將軍名振還屯石浦失約左尹露章劾之復不至  
左尹廼刺血草檄乞師諸屯得七千餘人奉楚將軍華璫為  
盟主刻期且發廷臣頗疑華璫得衆監軍陳潛夫疏止之左  
尹以朱之彪為先鋒兩捷橋司老藍倉

初左尹往說名振聯兵浙西名振曰必得令旨而後可自是  
加封將軍反貽書招左尹石浦左尹益恨為血書令監紀推  
官宋珍為徧歷江上沉海以激之衆感奮割所部聽約束



時華堞不魯受封衰麻不釋體痛以恢復自矢于是潛夫疏入有云左尹一片忠心百般巧說而欲以數千之衆入至危之地此萬不得當之道也華堞彘兵止內應諸較以糧盡次第散監國大撫橋司之捷

冬十月閣部國維以諸屯号令不一請遵漢築壇故事拜國安大將軍進封荆國公賜土尚方劍得便宜行事節制諸軍諸軍不奉進退如故

國安先鋒才也家世微寡遠畧無大功服衆諸屯率士大夫主之不上冊名監國不能食諸屯以冊名歸國安國安

安得走諸屯如左右手

以余煌兼禮兵二部尚書

煌号武貞會稽人天啟乙丑及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東林以其署名三朝要典頗外之詞臣倪元璐特元原煌苦心無他嘗論治賊以為兵多餉費餉費民窮民窮走賊如循環然又云驛不可減多一驛夫即或少一流賊且論省兵入衛之議不可行宜設兵畿近皆救時碩畫南都敗有手板難書至正年之句監國中力勸親征爭馬士英不得復入中書論鄭義興始之非難成之為難復有三危三



感三非諸奏加大司馬不受拜太宗伯兼大司馬復五辭  
兼宮詹以原銜乃併受進吏部尚書辭

晉侍郎朱大典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仍守金華

唐以閣部勅印勸大典魯拜大典亦如其秩大典兩受之  
十一月進封武甯將軍王之仁為侯義興將軍鄭遵謙封  
義興伯諸進爵加秩有差

時江上無寸功爵賞濫甚提督四夷館王思任尚書余煌先後  
論奏且曰如有績其何以加之

時浙西彙家赴義窮來乞師汝霖請優之以虛銜而濫膺

者遂不可悉數思任号遂東會稽人幼穎異豪騎松蟠而天  
飛文益進萬曆乙未成進士賜歸娶以興平令艱補當塗止  
礦監遷南刑部主事嘗以詆諧快臆東林外之降調起補青  
浦以漕事抗使者罷歸稍起歷脩兵九江著作盈篋題曰文飯  
乙酉跋殉國諸生王毓著所為致篇及同難潘集周卜年贊後  
署天翻道者思任王云監國中授太常少卿首陳四正繼陳五  
亂皆救時急務

監軍左尹以兵救赭山大捷追奔數十里多斬獲

赭山為小壘對渡義興兵越江而守被殘左尹曰不守赭山



是揖敵門庭也。親往督陣。副將朱之彪先登。

故大盜陳萬良保仁和之臨平。累以衆撓敵。給提兵衛使。扼崇桐二縣。斷敵呼吸。不與一兵。副將徐龍達私從萬良。並吳家埠入懸平。吳將軍印以待。捷兵寡不得志。十二月鎮東師大進。西湖以長河國維之師為斷。後機露。北師截。援長河師潰。前師深入。不戰解甲。降漢土。選鋒五千。全陷沒。越勢大沮。

師出鎮東方。元科病聞之。大詫曰。以長河不練弱旅為援。吾見漢土之不歸也。何不稍俟之。吾病間以行。

丙戌

監國元年  
隆武二年

春正月。加孫加績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進汝霖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

國維以方師大。峨語左尹。魯不競矣。盡以所手著付梓。移保上流。

左尹遣副將軍朱之彪歸。收東義。故旅違期。服法監紀。宋珍隨部。黃國仕等以千人至臨山。

平吳將軍萬良復。與副將龍達進橋。司攻德清。義旅先敗。生員蔡孺法死之。龍達戰死城下。萬良間脫。

龍達字懋功。紹興世家。貧為盜。收獄。乙酉。走出獄。呼起千人。長山授副將軍。吳家埠之役。無從。萬良者。龍達奮飢兵三



百人以從坐擅甲不進。至是亦懸將軍印從萬良弼。卒孺法初部散匿去時以二百餘舟師助萬良不利復匿去。北師執父弟索孺法孺法出自承見殺。

唐遣蕭鹵伯黃斌卿以舟師伺間吳淞而都御史張肯堂總督三吳合駐舟山。

斌卿字席癡莆田人。明末為定海叅將而王之仁為其總兵。郝弘光中以征蠻將軍逆擊左師上流南都且敗入海。以唐定策勲得封至舟山弱不成旅併有監軍荆本徹之衆勢稍振肯堂字覲淵華亭人。天啟乙丑進士以餘干令

擢御史。歷巡撫福建。唐王起以擁戴功晉大學士。吏部尚書議閩勢在鄭宜善用鄭主蹕延平肯堂總督三吳監斌卿之師於舟山不進。

二月御史王正中以臨山之師渡海襲破澈浦所移日棄城歸。

正中以北籍進士起縣令募民兵城守。監國初擢御史頗通浙西內應時王雲衢開門入兵以澈浦所非要害不足守。原任都御史田仰以南都敗間保崇明偕東平伯故標張國柱王朝先張鵬翼等舟師從淮入海達越拜仰東閣大學士兼兵



部尚書諸進爵有差

四鎮劉澤清封東平伯鎮淮安北師下不戰擬海逸適巨舟颶風沉海遂北歎所部不願從澤清者以殘師掉餘舟至魯偏將國柱授總兵朝先原任邳州副將進平西將軍鵬翼字效先諸暨人崇禎中以副總兵分鎮山海時屬東平標部有紀律與國柱及李士璉胡學海等依巡撫田仰於崇禎既歸魯鵬翼駐守甯波已晉封永豐伯調禦衢州益陽王方駐城閉關不納攻破之時淳安開化俱失北師逼常山永豐弟總榮守常山力城破死之

晉謝三賓東閣大學士兼刑部尚書以陳函輝為禮部左侍郎章正宸以尚書晉東閣大學士

三賓居鄉頗不協眾望函輝初名煒臨海人母夢楊椒山過訪而生煒因拆椒以為字嘗讀書小寒山自号寒山子崇禎甲戌進士知靖江臺坪歸弘光中起監軍河南道未及任南都敗北檄至投繯蹈水者數魯王監國與總兵扈從勞擢翰林院春坊轉詹事府奉諭聯絡溫台便道還家

閣部仰與義興遵謙爭餉關於廷遵謙創不問

三月武甯侯王之仁進爵甯國公



之仁守西興不輕一戰諸師或疑其有二敵易之藏甲士於小舟數百晨撞西興之仁馳巨艦壓之箭炮下小舟覆沉甲不起

閩兵歷界命御史柯夏卿王紹美逆唐閩部黃鳴俊于境上平之而會永豐鵬翼守衢州嚴秋毫無所犯

唐閩部鳴俊偕定鹵鴻達之師出衢州魯疑入界夏卿紹美出講益堅共事之約鵬翼以仁義行師号令畫一士樂為用

開納貢例助餉文武在事諸臣得按品貤封因併及在籍者額助餉有差亦以先後分次第

時猶循故體例監國朕居飾太平之容步輦以行整冠而見朝晨無屐荅奏判依閣擬縉紳不尚竒計

舉考選

東林遺黨益堅甚水火時甯紹各為黨餘姚故獨立浙西棄家依蹕者獨少援引

夏四月唐遣御史陸清原餉江上諸師不成清原為荆國標兵所殺

唐餉三萬兩以初諸師私表故使者清原不聞魯公派無所



稟方王諸師爭餉被劫清原死魯不知唐亦不問

議汰義師

諸防江以糧竭潛散去酌要害公屯

五月監軍兵部左尹提千人自臨山西渡義奮病卒涕泣願從  
慰留之。繼進千人舟覆資仗俱沉泊大竹山七日計出沒示疑候  
內應促進御史王正中師輒登岸營檀山內援疾至左尹赴救  
戰嶺上大捷正中全師歸

檀山甯益之界也北師沿江烽信疾左尹度王師蹶內應必縮  
不得已露兵援之果敵騎至王師震躡山巔自保左師促乘嶺

顧兵寡分伏約曰北騎至山腰諸伏發号俟隊亂鼓之嶺陡削  
騎果驚乘高祖擊馬多洞箭反走止弗追時內應鄉健後至  
乘夜盡搗北守江諸汎縱焚之五十里盡

北師跨桐廬渡沿江守舖數百里一刻燼諸師宵喙去不能制  
先是童謠有錢塘沙漲云云至是果然北師偶飲馬桐江馬忽自  
走渡守卒飢意不固浪云北騎大至各自焚其營火光激江水于  
是盡拔營水陸東去

監國奔台州次富平將軍張名振石浦

荆國公國安殘卒躡駕台州不得義興伯遵謙閣部汝霖



侍郎嘉績員外肅樂等咸航海扈蹕石浦

魯宮眷舟出定海。搃兵張國柱襲執北降元妃張氏見害。諸春不知所終。

任旦復傳有妃周氏破磁盤扼喉死

六月北師入紹興。先是烽警官民咸走去。會稽知縣夏香猶戒守。塹閉門。西拒百姓爭裹之出。舍山僻。

香主存誠之學。初履任。露頂網涕泣語百姓。此十年故物也。雖敝不去。首誅暴掠。緩酷徵。嘗得罪荆國。欲竄之去。百姓奮奪歸。周藩依魯夢天畀真父母。晨哭烈皇帝。忌香聲極哀。周曰。此

真父母也。榜三字於縣署。

辭任吏部尚書。余煌太僕寺少卿兼監軍御史。陳潛夫咸死之。煌以禮兵二部尚書改吏部。力辭。五月晦。北烽急。出宿顯聖寺。旦朔復入城。拜辭家廟。焚其故。往來書啟袖所為文稿二。出。已知城破。早起。衣冠北拜。沉渡東橋。死。小板出衣帶間。絕命詞曰。膝不可屈。髮不可披。乘箕而去。孤竹之遺。十誠未云。立一石書明高士余武貞之墓云。潛夫初名朱明。字玄倩。豫章黃端伯。搜落卷得之。房批此士之特立。救正時弊者。甲申國變。以開封司李擒賊偽官。五上捷。南都擢御史。按河南忤閣部。



士英乃以凌駟代歸以護皇妃童氏坐勘逮獄南都敗監國  
初以原官加太僕寺少卿監軍小疊丙戌二月與荆國合守嚴  
州北師渡桐廬急還小渚駕亡遂衣冠祭其先人拜繼母堂  
下黃昏掌燈家人咸送半里許為化龍橋妻妾二孟係兄  
弟相抱投橋下死潛夫大笑從之

北兵迹監國台州不及禮部侍郎陳函輝御史沈履祥都督李  
唐禧死之首輔方逢年被執及難

函輝素與雲峯寺僧湛明約至是自書年譜末云徐陵五願  
惟誓出家文山七歌尚思殺賊輝得其死所矣復預作埋骨

記有曰嗚呼小寒山子生于庚寅之年死于庚寅之日占星曰  
危應候維木後之君子有起而吊之木叔一寒至此哉誠所為  
死無葬身之地者矣入寺索曆曰六月之望可了作詩文如常  
十有四日僧或裹單去函輝笑曰豈以我哉向弄語乃怕人夜  
徘徊看晚課畢自携燈竄入寺方池淺不得死僧湛明覺  
起之仍索粥飲曰且即休項闔戶引縲盡有六言絕命詞六章  
存其二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一字只將子孝臣忠貽  
與世間同志手著遺文千卷尚留副在名山正學禁書亦  
出所南心史難刪履祥字其旋慈溪人崇禎丁丑進士監



國中歷御史奉差台州運米抗北令與搃戎李唐禧同被執履祥口占一律有山河破碎徒留恨家室飄零任去塵之句臨刑西向拜者再南向拜者再唐禧字長濬臨刑鬚戟張

甯國公王之仁為舟山唐黃斌卿所劫自沉其家屬九十三人衣冠詣南都請死大聲呼先帝而盡

之仁浮妻子出海將詣斌卿斌卿以舟師請共擊叛將張國柱反兵內劫之仁不偕之仁棄數十艘盡沉其眷屬語二子鳴謙宣佐曰死此無知之者登滌闕募土人肩輿謁撫軍土

勸之降不屈請一訣內院洪南都冠帶及難鳴謙亡不知所終兵部職方主事高岱有子朗以諸生公服沉偃浦岱感子義不食死鄉薦葉汝菴妻王氏同水死諸生楊守程嚴于鱗朱其生平遠傳中黃布衣倪舜屏倪伯明咸死之

岱号白浦世千戶歷海所遊學京師登賢書北榜生借籍見草南都立恩復及魯賊子朗初為諸生手著檄文有為臣死忠為子死孝等語私披青衿走偃浦江問渡至中流忽舉身躍水舟子疾持之嚙其手隨潮去明日家浮舟招其魂舟子偶築篙約畧死處有死朗里人異之父岱乃為其子朗位於



側而自書其主居中負榻不食求死有同里邵大有者飽飯  
而來就岱同死三日呻吟謝岱去曰此事惟公能為之守程蕭山  
諸生扶妻避山中有邏騎迹之守程厲聲護髮被害妻抱子  
赴水死于鱗字陟明會稽諸生与王毓著交善王抗制死于  
鱗每引決輒不得間歎曰至性事當及時為之吾何面目見  
玄趾地下魯敗臨刑有云昨朝吳市梅生志今日圍中翟義  
頭竒生与于鱗同學遁野護髮給其母曰兒欲謁新官携故  
公服走拜袒瑩投水死又同學平遠亦抗制死于獄諸暨諸生  
傅中黃酷飲賦絕命詞一章自沉湄池而葉汝菴者義興將軍

子婦翁也崇禎庚午鄉薦主考黃石齋器之曰科名事不足  
了子不受爵以鄭媼戚求之急汝菴与其妻王氏奔至桐塢欲  
自決顧妻在妻請先之汝菴下拜成我者子也与並投阮家灣  
汝菴死王漂里人起之不食數日卒投水死舜屏文正從子也  
時為具邀諸親知誠曰煩公明日来某所果明日會集乃見深坎  
仰甕一拜曰吾無子不欲去髮決入此休煩為我舉手覆甕眾  
從之甕初封猶喃々聞其聲云共以其遺產歲為之一飯又其  
家伯明者不欲活縱飲火酒自燒死

御史沈綵何弘仁東閣大學士尚書章正宸諸生陸孝蓋肥遜



不知所之

弘仁字書臺會稽人崇禎甲戌進士以監國定策擢御史魯  
敗偽作書傳衣帶棄嶺樹下詩曰有心扶日月無計鞏山河復  
署尾云弘仁間闕奔行在聞台又共守已矣夫復何為遂逃去  
囑子偽傳已死久亦不復通信其家綵字素先會稽人崇禎  
癸酉鄉薦監國中以御史銜同王紹美出與閩閣部黃鳴俊  
平魯敗追駕不及偽投八官江死匿姓名亡去正宸号格庵崇  
禎辛未進士由庶吉士長吏科号敢言弘光中請嚴從賊之典  
急遣使省視山陵祔奠梓宮啟居青宮二王更乞縞素六師

親蹕淮右失今不為轉眼秋高控弦南指而賊又馳突荆襄順  
流東下瓦解已成噬臍何及不省轉大理寺卿解去監國中  
拜尚書大學士魯敗走父瑩餓十四日不死遂削髮雲遊後  
北使往迹之家人亦不知處孝蓋者正宸同縣諸生也為死  
難固原道夢龍之子

北師至金華閣部朱大典閉閤拒守力竭城破一門赴火死  
閣部張國維自沉東陽水死于搃兵世鳳被執及難永豐伯張鵬  
翼與通城王盛激協守衢州城破咸不屈死

大典中軍沈蘭知兵善戰以微故見戮而山陰吳邦璿代蘭



都督同知北師至力竭城破大典縱火自焚其家人盡而身躍入火死邦璿出戰敗還令其妻傅氏引帛身詣城隍廟四拜自剄死或勸國維釋東陽匿山莽大言曰誤天下者文山疊山也投池中死子世鳳以蔭歷尚寶卿逮杭同五十三人死鵬翼弟繼榮既死常山衢守益弱八月北師及衢通城盛激堞三門鵬翼亦堞三門通城標內叛約開門入敵鵬翼被執誠其子識衣裏從容出謁貝勒欲降之語極不恭乃令釘手足於門剗其腹函問至妻某氏亦自經盛激早引決鵬翼中軍徐汝琦字叔玉山陰人亦不屈縱詈死徐職方失其名並于是日遇害

江山知縣方召死其城

召字虎隣聞金華被屠泣諭父老孤城不能北抗徒死汝等無益整冠帶北拜同其妻赴井死百姓共為營墓祠之

北師入温州永嘉諸生鄒維則張寔孚瑞安諸生葉尚高咸死之

甌江被兵前一日維則招其友至家飲且醉拉與同觀北師渡江友不疑至雙門出袖中一書告友曰為上吾父云維則從此去不返矣舉身入水猶回顧拱手者再尚高呼小葉北師既渡甌輒服明儒衣冠伺新郡守半道大聲即觀生冠履何如太守朱



世家子也。以為悖制。叱之尚高。曰：君先大人蘭公。世所聞。甯非此冠履。乃厄生。朱為面赭。收獄作祭孔子文。及絕命詞。因自盡。寔孚與維。則同學。初助陳倉。破平陽。聲烈北師。招之不顧。久之。倉敗。食盡。有健兒。寂少勇於義。寔孚浪曰：度吾不能復舉。不如子以吾出。為功。健兒嘆曰：是何言。請先自頸。公前明不二。寔孚曰：果爾。勿遽。脫囊金付所善僧。曰：以吾兩人埋土。惟僧棄溝壑。惟僧出袖三札。令上之當事。以見寔孚。為國死。瞑目。於是正衣冠。自縊佛堂。健兒為周旋。氣絕。亦自經。寔孚之傍。札中有云：寔孚死。明為順于非明。為逆矣。北師果不容有逆子。吾兒從

事。重典可也。母老不解事。惟哀憐之母。幸獲全子。亦并免僧治後

義興分標總兵施湯賢。周晉陣死。諸生阮日生。陸芳侯亦死。

湯賢。施忠介從子也。初振義。與義興。遵謙並起。監國中。授水軍都督。持劄入浙西。聯絡內應。野走敗。見獲。語不恭。被難。晉周文節從子也。嘗從父叅將邊海。習行間事。弘光中。投筆戎從。南都敗亡。去復從。遵謙起。八月。獨守龕山。移屯小壘。監國中。填征西副總兵。渡牛頭灣。鼓衆陷陣。死。鄭之瀚。字素予。知兵。與山陰芳侯會稽日生並陣歿。



于是浙西及江以南諸鄉較之起應魯者咸先後散文武士庶競  
義烈甘鼎鑊指不勝屈

嘉興則吏部尚書徐石麒等主義衆美以疑見殺提兵梧  
不能令其衆戰北師西濠不利城崩百姓破東門逃或勸石  
麒從衆不可手弄軟帶意蕭然也南北拜者四別家廟已引  
縲盡僕祖敏李謹從死有僧寔頓石麒木櫃識之知府鍾鼎  
臣字彞公新會人崇禎甲戌進士協守西門歸自縊鼓樓之  
下門役一及皂快二從死同知朱沔以宗室換授亦自盡都司  
孫元暘從起事有勞被執獄死諸生王鯤字鱗伯投井死張

翊字叔庵端坐室中見殺高益超字公遠及其子昌齡抗不如  
制被難家十一人醫生常三益字星海口不恭見戮獨梧脫走越  
掠餉死石麒養子爾毅字似之常與吳易善易敗匿去又以暱  
子龍逮死妻孫氏自沉于河有毛和尚者嘗脫爾毅于難為  
裹其屍去石麒族子肇榮負逸才口毒北兵見殺激浦所不守  
世伯戶王雲衢見執責令出其弟雲龍雲鳳死不吐就法平湖  
失求殺新令朱龍圖者貢士馬鳴雷被執不屈死諸生呂宣  
忠加銜提兵都督僉事應太湖吳易三敗宣忠僧去連及連  
獄有丐復服從島中來者謁宣忠跪拜肅忠宣驚扶起曰



不敢褻朝廷且廢將軍法導五人就刑宣忠笑曰總是我快  
遺託志詩四章有曰春風如有權一夜綠青草曰日月豎墨不  
可得大地流泛誰為撐徐有蕪藏其遺集且曰其自序一篇久  
裁定若預知不終者蓋死國其性也

湖州則金鎰韓茂貽等初服府城及諸屬邑尋以糧竭得失  
者再鎰威名頗著退守獨松閔戰閔下鎰所騎馬新自敵中  
來馬習北号而鎰南人不善馭馬竟馳入敵中為所縛死之  
同事王光祉等咸次第盡茂貽久寂僧寮德清諸生蔡子標  
敗同學族人孺法尚走野不利亡去繫其父弟索之乃負髮

出曰孺法為之他無与父弟得免南潯朱生故輔文肅孫也以烏  
程學鼓衆北拒事敗為北師斷喉死其友潛抱歸其家以猪封  
喉而殮之妻日痛哭腸斷死

杭州則平吳將軍陳萬良海甯衛千戶朱大綱等郭店諸生  
沈陵龍山王教主萬良既大挫德清城下魯敗保殘卒戰翁家  
埠復潰藏印田婦鎰者飯下陳明環者得印迹送萬良已復  
戰敗仁和縣之臨平縱其衆匿去而身与其黨馬雲龍數人易  
敵服北音敵騎遙問萬良何在萬良亦大呼萬良何在稍  
近疾攫敵馬倒騎馬者奮鞭脫去起餘杭山中息富陽之共



山遣雲龍及翁思明范貴等還發所藏臨平積金為所覺  
雲龍見殺思明逮訊不屈訊者曰若何官隨抗曰若何官備極  
五毒必不出萬良思明者故山陰諸生高萬良義易今名志  
不忘也見戮而范貴者貴能生致萬良遂以故裝給萬良出  
萬良廷訊抗不肯屈膝語極不遜執紼滿營鈇索九墩之回扁固  
設衛皆選柝晝夜未數日萬良手斷鈇索摸壁聳身從空出  
覺閉城搜得之折其臂肘前迹餉印陳明環故不与萬良同  
事以萬良字鳴臯与明環聲相似并逮訊者欲釋之明環曰  
從萬良死吾所願也遂誣服並付市而貴以賣主先磔以示

萬良妻以奇計詐死獲免而薦萬良者胥美繼以諸生戰死  
梅園大綱等起復海甯數月力竭城破大綱投井淺家人起之復  
擲下死許定巷戰死蔡國瑛守北門戰不利投河死鎮撫潘起龍  
守南門敗死進士主餉俞元良与兄伯昭伯昭子諸生甲一家及  
難沈陵欲用郭店之衆以起而猝當敵其胄而出也異於衆洞  
箭死贈禮部主事王教主既闖入杭之良山門疾出追騎至橫塘  
寺千人盡没或曰教主以術遁去

蘇州則總兵王伯牙游擊魯之璵及鄉健韋武韜王公揚俱各  
較分戰死伯牙一家無少長存者公揚年七十矣則蘇松巡撫



吳易太湖舟師以糧盡漸散易往潛陸地遂為請功者所發  
逮浙及難太僕卿朱大定以諸生起越敗無所為易諸較引奉  
盟主欲為所不可為事敗就鎮又倪人撫字曼青亦挺義與易  
同日死諸生吳振遠與魯藩有舊擢監軍職方郎中坐收獄口不  
擇言必不吐江東虛實北師戰湖中不利盡殺獄中人振遠不免  
弟諸生振蘭字九畹講瀟洛大指從兄晚兵全髮湖中卒樂安王  
札授副提兵沈天叙從王湖中事敗復起同諸義被執傲不恭  
伏法常熟諸生徐守質亦務兵死則嘉定左通政使侯峒曾  
進士黃淳耀等恢復未幾婁塘敗績峒曾知不可為或勸且

亡不許歸拜家廟已牽二子諸生公演公潔于室後葉家池立  
水大言節不可奪遂俱沉水死北師戮屍梟示有大學士朱之熙  
者陰購其首合殮幼子公瀨以僧亡時弟岐曾遁迹龍江以曾舍  
陳子龍坐辟母龔氏及岐曾妾俞氏孫女玉同赴水死鄉薦張  
錫眉龔用圖諸生夏雲蛟唐昌全金士起用圖兄弟用廣用厚  
及難

松江則吳淞總兵吳志葵等兵部侍郎沈猶龍兵科給事中  
陳子龍等猶龍方與故帥黃蜚共襲蘇州適姻家黃庭以北  
河南府罷歸欲借以為功復起曲說猶龍笑不答庭密招北



歸李成棟猝以兵大至執蜚及志葵等就法副總兵薛去疾臨市笑曰甚奇事值許以喝延頸無難色叅將翁英負猶龍渡水中流矢卒進士李待問守東門被難夏允彝歸自殺圍金山衛三日始下指揮侯承祖并子其杰同日伏鎖蜚南昌人積功為登萊總兵弘光中禦上江入太湖與諸路並起時同事諸生吳福生徐安遠張龍文章簡並見殺猶龍卒被執及難李向中陳子龍走脫

常州則宜興中書舍人盧象觀等江陰中書舍人戚勳等武進起事鄉薦健失其名常以書通禮部管紹甯書露紹甯見殺

象觀與鄉薦葛麟戰敗湖州被追咸投水死麟字蒼公與象觀壬午同年也弟象晉諸生抗不肯如制戚友為強薙其髮對簿猶曰髮自明時種得猶毒恨強薙者勳守江陰力竭闔應元亡去勳令其子亦間亡去以書決弟藩城破吾以尺組了吾妾女吾亦有所自了署其小像數語付僧維新善藏之闕曰余始自命羽明卒死以羽明其兆也夫抑其志也夫手書堂壁曰皇明文華殿中書舍人闔門殉難戚勳之宅其卧樓壁復大書非敢殉難為死忠之臣聊求完髮為大明之鬼樓列古蹟名篇及諸玩好之物甚設積薪樓之下以待及城破冠帶南面



高座呼妻女一授之中悅早分定縊所視其既縊然後北面再拜自起舉火燬亦就縊妻女而外奴婢從死者二十人同邑共事諸生四人未詳其姓氏城危臨流注酒大甕約北師入便一卮盡一人曰某公即死未盡善半賞半卮盡已一人曰某公宜死不死例重罰易一大卮盡移時甕空各頽然竟忘投水之約北師入僮僕散去竟疑其偽醉盡殺之馮訓導縊死明倫堂倉使陳明邇閉門自焚死閻卒被執不屈死又共事諸生無錫顧杲泰興李暘與嘉善姚赤文字香塵者咸死之赤文臨刑口哦留

取丹心未及卒語頭落

徽州則推官溫璜御史金聲指揮江秋漢余公讚總兵羅騰蛟諸生江天一等璜與金聲共起聲被間事敗璜取餉藉悉焚之走山中作書留別知己妻茅氏願從死長女年十五方寐茅提之曰起從父母女醒曰何從茅曰死耳遂束帛其頸氣未盡璜以匕首絕其喉茅亦衝刃死璜遺筆有世受國恩一死圖報夫妻與女一時盡節薄棺火葬不必還屍與地方居停無累入戶亦自頸未殊踰日以兩手碎裂其喉而死索餉藉名不可得所全寔多金聲初保壁同郡御史黃澍已北歛間詣聲給與共事粹



反聲守嶽指揮江秋漢余公讚方北禦旌德聞變急自刎並  
死聲被執在道題詠不釋至南都箕踞語不恭友天一周旋檻  
車數百里聲至大中橋坐地內視持慧力百掖不起便刑其處聲  
張目指心曰欲畢吾事請從此入果其心刑乃斬首左右以天一不連  
辟之天曰吾萬不能死聲獨生遂衝刃死初聲之至南都也預  
命治櫬三聲益駭至是僕亦自盡蓋三人得遂其志云後藉聲  
家次女及從弟金相女咸擲樓死時休甯王世德聞聲就戮自剄以  
送之祁門鄉薦馬嘉字大禮聞聲變題詩百首留別親故與  
妻並縊死戴明徵者百護聲母妻幼子獲全騰蛟字雲化歛人

治聲三死何不治聲

弘光中屯守瓜步南都敗擬蹈海入閩適所善李成棟以新命  
招之一見怒罵不絕口成棟執獻之語復不恭及難

句容則原任知縣朱議漈及諸生周鏞南都敗議漈懷印棄城  
潛避鏞振旅一戰復句容已城破戰長蕩及安吉孝豐之間皆  
不利突神策敗走鉢募千金付楊崑招山東响馬為用崑敗連  
及時有歐君重者來與鏞共死鏞忘之矣固辭不去竟與同詣  
南都鏞時別閉浴室及訊鏞不屈膝謾罵不恭忽有大聲  
稱機密重情排入則故君重之願死鏞者也訊者以鏞能得人  
鏞雖力外君重卒坐君重死



甯國則宣城貢士麻三衡等涇縣諸生查篤生等三衡同諸生  
共起力竭被執北帥以其貌魁碩欲降之三衡毅曰生明日不如  
死今日袖出絕命詞一律曰吳越連沙漠天心不可留欲存千  
尺髮笑棄百年頭若水心猶裂乎原志未酬清風吹宛句朝  
暮五湖秋與項志亨沈壽堯錢士驥士朝同日死明年同邑  
諸生吳彛結死士徐朗等縱火焚城南門欲入不得陣死篤生  
初從池州九華山諸健起不經與黃賡共事賡崇禎末武及  
第一人也賡敗藉連篤生及訛賡曰藉即有之願賡素不識  
篤生篤生慕賡義必自附共謀議與閣部黃道周同日死

貴池則諸生吳應箕應箕復貴池力竭城破被執以三事請起  
義自我毋濫及屈指一遺書若干願付某門生勿灾生前筆墨  
屈指二吾有弱女已字某未歸願得我目前觀其成禮屈指三  
北將高其義皆如應箕言已欲以老儒曲宥之應箕曰即生我  
我必自殺于是正襟南面而遇害

和州則推官戴重逐諸義戰太湖不勝箭洞腰背棄為僧創  
發卒

漂陽則道士任培元時潘茂望見北師匍伏降獻縣印受叅將  
銜反搜前共事盡就法鄉紳畏爭納交茂恐後培元曰茂虐過



有北十倍吾不欲有所見聞不食六日死久之崑山則明經朱集璜力竭城破書其案曰可質祖宗可對天地生無可樂死亦不愧投薦嚴寺後池死同事陶琰願縊絕以衆未援聞變並自經死

鄉薦葛定遠諸生查書繼以魯事敗失心病瘡語率不恭多怒輒手搏人家鍵以死

定遠字瀛辰海甯人崇禎己卯賢書繼字二典與遠同邑既發狂疾家人鞭深室竇飲食之終天年

荆國安促駕台州不及馳疏海滙請登陸保黃巖為後圖監國

不應北師招國安黃巖答曰某老病免其薙髮乃來偽許之卒殺之浦城從子元科遁去無所為病死

時富平名振棄石浦護監國匿海滙國安無依從北師入閩半道得通閩職名坐疑不免藉其家妻妾誓不恭不食死

故南都馬士英北欵從浦城北帥以其誤國誅之原任南兵部尚書阮大鍼墮馬死

士英護國安軍中既北歸冀大用與國安同負鎮時大鍼方自詡膂力可任騰身上馬忽有所見驚墜崖口作鬼語立刻死左尹守江得其家信勸無贖中功名卒不返



唐平鹵侯鄭芝龍潛北歛預撤仙霞嶺外諸隘守禦

芝龍初曾馳密表臣魯監國信之恃是必不開詔左尹曰芝龍二唐勢必二魯果然

秋七月北師覆福京芝龍北歸永勝伯鄭彩以兵入海為國姓成功斷洛陽橋北拒

永勝保鷺門收故較自為屯成功畫漳泉為守

八月北師趨延平唐王不終永勝彩恭逆監國保鷺門時扈蹕單監國封鄭使平南將軍陳輝為平南伯

冬十月桂王慈娘監國于肇慶

十二月唐王聿鎮據廣州自立改元紹武北師猝至被難桂監國正位改元永曆以明年為永曆元年

聿鎮以唐主介弟仍封唐主唐祀大學士蘇觀生等推戴以拒桂

永曆丁亥監國元年春正月監國在鷺門北師招勝彩以監國歸命爵閩廣王北歸芝龍亦為北師作書招彩不從進封張名振定西伯夏四月北蘇松總鎮吳勝兆回向約定西名振為外援名振舟師大發勝兆且應之舟覆不果勝兆就法誅共事烈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主事錢旃諸生夏之旭等咸被執死名振以民服間歸弟名



相以存較登陸戰不勝被執死

勝兆與舟師期會夜即席殺同知楊之易推官方重朗号衆以待適海師炮震潛蛟舟覆甲士盡沒失約勝兆為其中軍詹世勲所縛就法子龍嘗遣諸生夏之旭游說勝兆勝兆敗海卒欽昊者露其冊名子龍與錢旃與焉以別發迹侯岐曾家得子龍而徐爾穀嘗一生子龍并逮子龍負械沉跨塘死妻張氏亦自縊以殉妻弟鄉薦寬以預謀連及旃字彥林嘉善人弘光中歷兵部郎中亦預四十三人之難妻聞變邀娣姒話別赴水死子默進士匿去從弟進士棟亦起兵不終死娶夏完淳亦

死

秋七月僧王祁以鄒西王常湖起兵破建甯守之總兵曹大鎬先登并下壽甯政和二縣桂主封祁鄒國公

王祁字拱哲太倉王氏奴也乙酉不肯薙髮去為僧魯敗入閩棲建甯之大中寺時常湖以唐敗亦貌僧脫嘗托鉢壽甯之鬼足洞丁亥祁亦募洞見王與同單密語所欲鼓三百餘人起洞壽甯以兵困洞乃夜間穴洞他出疾擊壽甯走其縣官時府檄政和兵合援壽甯祁又間釋壽甯一夕破政和會建安令李甲督糧擾里老父釋衆哀鳴令不願則喧欲建甯鳴上官令急



猝傳語鎮將鄉之人且為亂明日眾共詣城鎮將閉門登城  
睨弓眾曰令以我為賊無救與一決之遂奪城外所設保甲  
兵器咸仰城偶火鎗中鎮倒知不可解呼其鄉人闕起揖出  
祁洞中祁以王常湖主兵而身為國師建甯道願南涇棄妻子  
走浦城督援騎兵出禦中砲反內齋主素善王與祁咸來開  
門入眾塞木器衢巷碍馬足于是盡殺騎而迎王洞居城荆國  
故標曹大鎬者以兵會守精北師攻圍數月輒不利去

監國起兵驚門封鄭彩建國公鄭遵謙義興侯晉錢肅樂  
兵部尚書

時遵謙不成旅會永勝伯鄭彩議建甯勝勢與閣部汝霖  
尚書肅樂等協力大治樓艦直逼福州

九月命建國彩圍福州嚴北師閉關不戰連破長樂連江閩清  
永福等縣

福州飢至殺老幼以食城久不下

福州守將湯隆艾元凱潛出城降褒封伯爵以勸

時延平信絕或傳唐主肥遯使人迹之久乃知橫塘遇變之  
寔

以唐訃聞為發喪縞素二十七日



鄖國公祁攻浦城不下

冬十月破福甯州封降將涂登華為振威伯

登華係荆國、安故部監國走密諭招之其答表有云海外豈有天子舟中安得徹侯果監國尚在熊錢諸公無一字相及遂復以書往登華來歸其副將章雲飛猶閉城觀望會原任唐兵部尚書劉中藻兵起協攻城乃下

晉劉中藻總制兵部尚書不受中藻連破福安羅源甯德政安諸縣

中藻字薦叔福安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國變歸唐

主立福京擢兵科給事中騰唐詔魯江上文武皆從中藻表唐閩事敗中藻走海上以延平不終之耗未的奮復諸城將待後命

原任知縣林塗聚鄉較恢福清授僉都御史陣歿以塗弟林勉代監其軍

塗以進士知海甯定龍山之亂北師下棄官歸以衆復其邑禦北師敗見殺

以吳鍾巒為通政使

鍾巒字巒穉武進人以歲貢教授中州附河南賢書崇禎



甲戌成進士弘光中歷嶺西兵備道唐事敗全髮于閩之城頭鄉尚書肅樂以監國命招之

以劉沂春為都察院副都御史疾辭不許乃趨朝

布衣蔡奶慙時起兵東昌兗州等處間道馳請勅印封奶慙為將軍奉監國年號雄行數郡

是時諸生楊威字武予部諸健李好賢張武烈張廣王如忠僧翟五攻圍登萊二府孫鳳亭起五鳳山部有張復玉金漢章石化城聶科等于是奶慙同束髮王丁化林分遣周魁軒李望樓彭一點等大擾平陰荏平之間從海中消息遙為鼓舞又高

苑謝遷謝萬等以妖術惑眾破青城長山淄川等縣紮原侍

讀孫之獬伏劍遊示四門而斬之

獬有臣妻遵制獨先之疏

又趙應元者與

其黨楊王休等誘破青州殺部堂王鰲永九山王俊掛總督招討印攻破高唐東平等處奶慙咸與聲息

十二月故唐肅鹵伯黃斌卿以舟師數百艘突甯波城下內應諸生華夏等機洩不得出遂巡揚帆去夏見殺諸生董獻宸等亦聚眾候黃師於鄒溪管江事猝敗見執就戮并收原任御史楊文瓚兄弟克仲爭死卒並不免

華夏等六人与董志甯密通舟山約內應紳鄉謝三賓与志



甯都令人謬與夏等善為代持檄于山較王完勳檄入手遂發其事十二月之二日斌卿果以百舟蕩壯士數千斬招寶直抵桃花渡內應盡縛島兵俟間無所動疾乘潮返夏字吉甫定海諸生時逮訊責党夏曰事自夏無他知秀才做事十年不成但起義美名不甘讓與他人請殺夏足矣移訊復及主使曰太祖高皇帝主使問党何人曰党多人請給筆札自填因盡錄倪黃姜史諸先死事者數十人墨乾乃止與同事屠敵宸並就法事連御史楊文瓚文瓚匿去兄克仲詣官曰從夏仲為之弟無與也夏就法明年忽收文瓚與諸生馮京第並死文

瓚妻張聞變不哭曰為人臣此死亦後矣乃被命服拜別堂上人索襯不得諸生陸宇燦覓成襯以上曰請夫人上座受未燦一拜張儼上座不動色燦拜興者四于是觀夫人義者無不拜數百人食冰片偽不能死乃脫所服縗素誠曰事已復束我既盡猶雙手捧冠云姆氏朱係瑤仲妻亦自縊爨下而敵宸同事諸生王家勤杜應侯亦不免家勤在獄猶手錄水經注不釋旦夕人問之曰留一日餘生做一日正事

永曆戊子三年監國蹕鷺門北總鎮金聲回向為明守南昌北  
總鎮李成棟回向為明守廣東北總鎮姜瓖回向為明守大同



聲垣與養子王得功北反自稱輔明將軍桂主封豫國公封成棟惠國公

以錢肅樂為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沈宸荃為兵部尚書鄒國祁守建甯飢丐粟於國姓成功允而不發

時成功綢繆漳泉不與建國彩通呼吸於建甯之役益遠不及左右

建國彩專與大學士熊汝霖隙令子夢誘殺之家口十八人盡閣部錢肅樂等請罷朝諭祭監國畏彩不果行

汝霖中軍得子方五歲與彩女結婚意固監國彩有書掾陳

甲欲請為本兵以行其擅汝霖力爭之掾叩汝霖賄彩卒醉掾汝霖投之海彩姬有女者号必生女翁彩乃使人扶起姑佯怒掾以塞監國自三沙移駐閩安鎮方彩禁屠熊卒犯之時閩安將周瑞素與彩不合汝霖與書瑞微刺彩知之未幾汝霖有卒持人魚建國長子夢龍主魚告彩則曰海上且無鄭也彩曰聽汝面詰之龍竟出不意擊汝霖死沒其家人汝霖幼子久在彩舟彩姬抱之泣曰請釋此念吾與女異日彩曰汝為女亦念吾異日奪懷中擲水

封周瑞為閩安伯瑞與義興侯遵謙扈駕至三沙晉遵謙公爵



建

瑞以義師攻閩安鎮大捷奪閩直入監國旌其功  
興國公遵謙奉命督福清義師與監國彩爭餉彩殺遵謙監  
國不敢問

遵謙一較海上孤嘗割建國餉自食其軍彩銜之使人殺遵謙  
所暱姬金投之海遵謙怒思戰力不及彩使其將楊賡故與遵  
謙善者誘遵謙中流數其罪五乃進酒為遵謙壽遵謙手一  
飲盡更酌祭水曰少不攻讀書空手搏起以身補明運未足列  
通侯死不恨但不膏敵及為同舟所擄二祖列宗地下張目不許  
長嘯拱手自沉屍浮至海壇數日不去監國聞之為泣下輟朝五

日不敢問後贈太保謚武閔

義興餘較復起出沒林麓北擾者數年

方維新紹興籍淮安人崇禎癸未進士乙酉完髮野走從少年  
王正五夏葵石等角起諸暨移屯開化等處唐以維新為巡  
撫都御史嗣魯唐總敗維新猶厲眾雄常玉諸山之間常和  
文信國沁園春一闋語不恭甚尾署大明臣方維新拜草戊子  
各師廢散戰不利眾已盡走去出歎曰事無能為不如死遂懷  
其印隻身詣金華大言某大明都御史求死至此北帥曰此何  
時乃聞大明二字哉維新曰知不可為之而不成如今者可以



含笑入地矣。与之食不肯食。臨刑觀者索詩。隨口付去。衣帶絕筆。有一點丹心。付汨羅之句。又曰。生為明臣。死為明鬼。見危授命。庶幾無愧。

王翊字完勲。餘姚縣吏。初贊熊汝霖起兵。授職方郎中。魯敗遁四明山中。部數萬人。矯衆獨以仁義。時府縣郭以外無不裹明制。為完勲人。監國遙授兵部尚書。兼右僉都御史。久之師老。糧不繼。走保奉化。土人縛之以獻。肩輿入門。有三門者。從翊揮之不去。謁訊者上座。時一足跌。願門者襪我門者跪而上。襪襪已。願盼儼尊。時聞其弟與故募諸生蔣別被殺。笑曰。誠

不愧完勲家。負極楛口為文以祭之。作絕命詞四首。臨刑三門者願同死。訊者去之不得。翊語門者。莫心亂。心不亂為神。次亦為厲。可以報仇。心亂鬼矣。並磔有諸生江虬龍者。夜嘯城上。竊其首。陸春明墓之。祖塋間地。

徐鳴珂字大夏。甯波府學倅也。性任俠。嘗與其黨盟者。有犯其同盟婦。不修。鳴珂持義不平。伺橋下殺之。魯敗復奮兵山中。與王翊相應。援監國馳賜將軍印。晉伯爵。時諸生馮躋仲索故友周昌時助餉。繫之。鳴珂曰。躋仲忘故交。以兵篡昌時去。躋仲間告平西伯王朝先使人伺鳴珂於隘。殺之。



謝龍震字雲生山陰諸生與義興並起授中書舍人唐詔下嘗手批其使者劉中藻于殿魯敗復收其故部出沒紹興諸山久之力竭被執語極不遜大呼左右為記忠臣絕命之句詩有萬里孤臣祇赤心滿腔熱血化灰燼云云

凌之標字馭和甯波諸生魯敗鼓其同學張能信與北降練總羅奎北反奎輒悔之反發其事能信脫執之標索之之標卒不吐臨刑語不恭甚其妻馮氏自鳩以從之父士弘走舟山

原任知縣俞文淵走諸健事不就時有所為定王者文淵密奉以号召山澤諸殘較事露執文淵及其家叔姪兄弟共九人一

日並及難

文淵字天池於潛人崇禎癸未進士初合平寇陳倉不得志時其家人告變云文淵匿故定王且起二月被執所為定王者復亡去

原副將楊崑潛走雲南懷有空印勅數百道密招各省使內亂至江上事敗同難者七十三人

崑字崧雲原名國柱江甯人初以副將從督師盧象昇戰沒謝歸時以空勅招誘入冊不勝數矣過安慶為閩使所覺崑與汪碩德等被執其妻急付冊名於火得全活者夥碩德



字澹石歙縣人弘光中嘗為副總兵兄總督碩畫為素終  
咸中軍突窺江右不利被執臨刑不肯屈膝猶從容賦詩書便  
面自若時碩德脩極五毒至以火灼其體不他及一人其另自  
發者為楊卓然萬日吉耿章光等卓然字又先辰州人崇  
禎辛未進士楊嗣昌出督師為監軍弘光中擢徽甯道北抗  
被執已冊報南都矣北中軍高謙與卓然有素素百口活之  
然已後時忽報冊使中道被劫失冊請補為除卓然名謙又  
厚為行李縱去崑冊填卓然兵部尚書主聯絡吳楚兵馬  
錢糧事崑敗連及逮江南冠麻以見大不屈訊者曰汝何服卓

然應聲曰服先帝曰即然除服久矣曰大明一日不中興卓然一  
日不釋服就戮收其室僅得永曆錢四十八文而已日吉字允  
康黃岡人崇禎庚辰進士令崑山察降乙酉同金聲起事不  
終隆武備兵嶺北道棄去崑敗連及日吉對簿曰此心自有但  
未嘗一見楊崑卒同坐詩有山夜憂一題黑雲覆白日沉天一夢  
萬山陰又暝兩眸望千古唐虞沒商周腐華彝爭萬骨土云  
答甫及一律雨雪荆榛路飄付此身無才營醉飽有淚蒼君  
親湘左沙誠恐怨淮南飯獨真何時希日月雙照白頭人又  
與楊組玉一律海內掄交遍天涯識子真語皆中夏事心似



上皇人。廣廈勞相庇。名家獨向貧。君家好過日。何必別驚神。詩心特傲耿。章光字公度。東昌人都御史。如杞子崇禎。丁丑進士弘光中。歷尚寶卿。乙酉削髮。長齋崑敗。連及坐死。妻姚氏率其妻朱氏家人婦段氏李氏共填一井。趙書辦者起諸屍棺殮之。復勒其妻入井。身從之。章光無子。一女十一歲。寂後入井死。同時難為古風和尚。廣西人。死寂烈。一太監失其名。既刑不仆。刑者欲取其心食之。忽屍走數尺。冒擊刑者。刑者怒。眾攢碎之。又原任義烏知縣癸未進士朱昇字君旭。原任徽甯道。乙丑進士俞鷗翔及葉士彥。顧光余坤沈士柱等並

于楊崑之難

于是水陸踪跡因緣而至死者為原任推官周世臣原任詞臣韓四維等四十四人

世臣字穎侯。宜興人。崇禎庚辰進士。司理興化國。變不起。以之。匿逋臣李之椿于家。併及之。之椿字大生。如臯人。天啟壬戌進士。弘光中。歷尚寶卿。扈魯監國。海上間歸。被逮。急懸。案例遣。子旦。外嬖謝國寶。失寵。上聞。并連四維。存四維。子星火。布衣。潘國緒。字慧公。海甯人。以誕放。初走諸營。總復聯絡林莽。詭自稱戎政尚書。已而偽為靖南侯。裨將王升之。令導海鹽守卒北



抗事露被執又詭稱定西伯云大言曰事去矣旦日百萬發先失  
之天也自言金錢最多善事我盡以攜若獄卒奔走惟命至以  
妓女樂之臨刑不屈一膝且曰吾大臣豈辱國責党曰此堂上下  
孰非吾盟風雨者哉卒不吐一人從容死

晉馬思理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

思理初謝事祝髮為僧王敦趨再四縉素入朝

福州鄉紳周之夔與林某等先後謀開門速兵入事洩咸  
死之

三月原任禮部尚書朱繼祚以鄉校破興化府北分憲彭遇凱

為內應監國仍令遇凱署道事守之繼祚來朝

先是密戶王士玉等以義激眾萬餘取仙遊縣政府城不利會  
繼祚與閣部黃鳴俊並逮燕京釋歸繼祚潛黃石密招士  
玉等復起時興化鎮將李應元忌遇凱隙遇凱內不自安密  
通繼祚約是月之十有八日開門納士玉兵先期宴諸文武商  
所以應敵猝起殺尚叅將及黎知府諸唯諾應元逸去奉城  
中一完髮者為縣令馳捷驚門監國為加銜仍署守興化  
北副將郭天才奉檄援福州臨城不戰猝歸欵監國封天才忠  
誠伯令反攻福州



天才初從熊督師閩外先登後為北欵聲垣所部時提兵三千南援忽有四丐者走天才耳語密致聲垣回向之檄于是馳款監國予伯爵懸侯封以待約以五月之朔合攻福州夏閏四月鄖國祁保建甯飢北部院陳謹以滿師困之忽是日霧重梯城禦者不能的城破祁與鄖陽王常湖咸死之諸縣復不守

時守具窮至鎔白金為砲子祁登城禦敵發礮反射謹師跨霧入城居民咸縱火自焚幾盡祁竄火死王常湖為亂兵所殺

五月大學士吏部尚書錢肅樂卒監國為撤朝三日賜祭九壇贈太子太保謚忠介蔭一子尚寶司丞

肅樂居瑯琦山以建國彩跋扈內殘魯事不辦積咽不食病劇猝聞連江事敗以頭觸床幾碎遂卒遺命以崇禎中員外銜殮自以無功不受加銜弟肅範從劉中藻起小福州久亦殉城

秋七月兵部尚書劉中藻連破壽甯及浙之慶元泰順等縣

冬十二月興化不守長樂等縣復失兵巡道彭遇凱及原任禮部尚書朱繼祚死之

北師既破建甯內各守益堅不肯下北師乘勝攻興化繼祚死



殉城遇凱走亂山中久之為所執繼祚之從子三舍汝極亦見殺

壽甯旋失尚書中藻竒計復之

布衣俞書素以鄉校起天台監國給勅印稱將軍卒無所就

永曆三年己丑監國四年春正月監國由鷺門詣沙埕議蹕福甯州不果

時尚書中藻屯福甯兵勢頗振則從臣中有議不合者遂不復及遷事

南昌敗豫國公金聲垣建武侯王得仁大學士尚書姜曰廣死之諸郡縣咸不守

聲垣師老贛州北帥談泰以滿師擊南昌虛聲垣棄贛還援戰一再捷及是八閩月糧竭至於食病者旋及婦孺不變又久力竭泰大攻德勝門而精兵破進賢門入聲垣與得仁巷戰不勝投水死曰廣字居之新建人萬曆己未進士以編修崇尚理學為後學所歸熹廟中嘗白鄒忠介之誣與逆魏忤為民起講官崇禎中勿任性勿聽左右小人以吏部侍郎忤首輔烏程歸里講學江西史可法以大司馬東脯正詹之門為創見甲申春同可法疏請皇太子監國南都國變南都擁戴勞以禮部尚書進東閣大學士嗣爭三案與馬貴陽忤歸里金



豫國回向曰廣欲捷取九江扼安慶窺南都聲垣不聽至是敗  
間投井死原任知府劉一鵬被執不屈死部將湯執中自縊  
死

二月晉兵部尚書劉中藻東閣大學士賜蟒玉

惠國成棟以桂命提東粵師應聲垣協攻贛適聲垣解贛圍兩  
日矣勢單敗走信豐溺水死

成棟奉北命嘗以十七騎下廣東至是回向氣弱贛守將楊遇  
明以南昌勝勢出禦成棟戰敗兵潰被追渡信豐河馬負甲  
沉遂不起

原任中書舍人何兆龍復創呼起以諸健攻溫州監國與勅印稱將  
軍事不克

兆龍集諸林莽再起應閩中諸師以餉不足頗殘人心不固未幾  
散

兵部尚書揭重熙野走聯絡南贛閩廣之間勢不易合總兵曹  
大鎬移兵與重熙協力聲頗振

大鎬初從鄭國祁營建甯繼與祁郅棄建甯走山麓屢蹶  
不挫

夏四月福安被圍急副將連琪引兵援之被襲琪陣死北師以



琪首狗城中不動

閩鄉紳林夢龍兵起桐山令嚴不殘百姓走餉如驚戰敗走死

夢龍忼慷激壯師行有紀力矯諸師所尚每有疏奏縷、千萬餘言監國覽既輒歎曰死、明珠矣已聞變為之不食

國姓成功以奉桂朔專不贊魯一矢亦二其從弟建國彩兵不踰洛陽橋之北

國姓方自保不奉父令漸治其旅諸老將皆安之願為用諸洋稅亦集

北師攻福甯州急以書招閣部中藻毅不應閱四十餘日糧絕

城垂陷或曰去之中藻奮曰去何之于是懸高皇帝像南面冠服拜辭引罪飲醉自鴆死子思誠投井死福甯等諸城咸不守

初中藻守建甯每戰皆捷久之堵牌者飢不起監國方支吾不自立勢不能援城中殺人以食四鍵不啟久之敗

建國公鄭彩還三沙監國間走壺江岷崎山等處

彩既殺義興侯遵謙及閣部汝霖于是扈監國者咸畏不敢近適北師有反戈降魯者彩以分屬中藻中藻疑其二魯有間盡殺之彩以為殺降怒欲攻之御史湯芬為彩求平于中藻中藻復以疑殺芬卒与彩平彩願久不樂中藻不為助及福



甯敗益無可為乃竟監國走三沙監國亦不復留之

秋七月定西伯張名振護監國駐台州之臨門

時閩事不可為所下州縣旋不戰北歎扈駕無人名振迎歸  
台州頗近其故汎處

詞臣張煌言贊定西兵由海道北擾風覆舟不進

煌言字公著鄞縣人崇禎壬午鄉薦乙酉從諸臣扶義魯王監

國紹興賜進士為庶吉士及紹興敗監國營閩不就煌言鼓名振

揚帆吳淞風不利煌言與名振咸登陸易民服間歸

晉定西伯張名振為定西侯

或曰封侯  
仍以富平

國姓成功以全師保障泉海上諸島

八月監國入舟山故唐肅鹵伯黃斌卿不即納將軍王朝先及阮進  
等欲以兵劫之監國不許擬晉斌卿為侯方開諭斌卿伏聽朝先使  
甲士猝起殺斌卿

斌卿字虎癡奉唐命壁舟山伺間吳淞聯絡登萊不進劫甯  
國之仁及監軍本澈師稍集及唐敗私奉桂朔意忌頗以氣凌  
同事王朝先等名振使其故部阮進及王大振密通朝先朝先意  
藉以傾斌卿會監國俯諭伏聽朝先馳偽箋力士猝刀投斌卿  
洞其脅時舟山諸旅頗為名振所統海為怒濤三日或曰哀肅



鹵云

以叅將原署為監國府

監國諭定西侯名振。搃督諸師蕩湖伯阮進。專治樓櫓截洋拒守。仍故唐張肯堂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肯堂字蛻淵華亭人。天啟乙丑進士。歷都御史。巡撫福建。唐主尊稱福京。擁戴勞。拜尚書兵部大學士。同官道周勇與鄭氏不協。肯堂意不能善用。鄭氏芝龍被激。勢必開閩入敵。以是與廷議左。主蹕延平。請監肅鹵之師於舟山。遂奉勅搃督三吳。唐敗無所効。

以吳鍾巒為禮刑二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向中為兵部尚書。朱永佑為兵部右侍郎。咸加宮保。

鍾巒以鷺門扈駕進尚書。向中号立齋。鍾祥人。崇禎庚辰進士。知長興。調秀水。以漕事持旗軍。過索被殘折臂。以職方兵部就唐。敗扈舟山。永佑字又公。松江人。以崇禎甲戌進士。歷銓部。乙酉從松江義奮。不終唐藩。立航海入閩。補文選郎。中延平不返。即鷺門。依監國。扈舟山。

晉阮進蕩湖侯。周崔芝平彛侯。周瑞閩安侯。王朝先平西伯。劉沂春以都御史沈宸荃以兵部尚書皆晉東閣大學士。尋以李長祥



為兵部侍郎徐孚遠為國子祭酒陳九徵為太常卿王衡楊璘為欽天監丞仍涂登華振成伯加少保蕩湖從子駿掛義英將軍

定西標揚晉爵葉有成方簡咸與掛印餘文武加秩有差  
冬十一月遣太常卿任甲御史余圖南往日本通好冬至頒監國  
五年曆于廷臣行朝賀禮

時北曆從西人湯若望所定二十四氣分地異刻背畢易位五星  
之行無氣字惟舟山尚從故曆

永曆四年庚寅監國五年春正月大學士劉沂春稱病篤由海道放歸閩  
庶吉士張煌言入扈舟山起拜兵部左侍郎

煌言兩同富平名振以舟師北擾皆不利間脫遂走陸鼓義無  
復振者時其家已被建錢塘獄有僧澹齋日募飯飽其妻  
董氏與子棋且十年

晉李長祥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

初長祥奮槩山莽監國遙勅為兵部尚書尋與總兵王完勳  
爭餉眾散單身入朝舟山

閣部沈宸荃見嫉同官長祥至誣以不道宸荃憤棄官引匿舟  
山之僻監國不能留

夏六月蕩湖進平曩崔芝以事忤合力攻閩安侯周瑞併其眾



盡有其艦艦瑞以數艘潰圍出依國姓思明  
冬十一月監國念扈從諸臣風波辛苦不能朝夕者權宜月俸有  
差約二十餘人餘不能遍及

按二十餘人為閣部張肯堂尚書吳鍾巒李向中侍郎朱永  
佑張煌言孫延齡太常少卿陸九徵太僕少卿李思密通政  
使叅議鄭遵儉御史朱養時兵部郎中李國禎禮部主事  
葉公戶部主事林之英瑛中書舍人丘之章國子監學錄曾  
應選太常寺典簿黃甲等餘不及考其詳

冬至頒監國六年曆一如五年例廷臣朝賀

永曆辛卯監國六年春二月蕩湖阮進以兵攻建國彩于三沙敗之獲其  
船艘盡彩單走粵洋自保己亥北師至暴卒

彩擅殺勳舊大臣者二棄監國不顧公憤進等持大義攻之  
富平侯名振間擊殺平西伯王朝先暴其擅殺又弑卿之罪亟其首  
為位于海澨遙祭之

時弑卿原部頗以弑卿方拜命無罪朝先矯監國自制且疑富  
平陰為之名振不得已慮衆解體託以他故稱監國殲之  
降帥振威伯涂登華鎮梅山孤以其衆北歸

初登華以福甯來附受封時監國保舟山勢懸隔無依仍北向



夏四月北鎮馬進寶使人密招蕩湖胡進于南田進併拉其從子義英將軍駿同往駿不從以露富平名振名振涕泣留之進感而止進已潛內款待發進寶治酒遲之駿百勸不從名振馳進酒索見不得迺設座南田之陸望舟山拜哭曰蕩湖去主上安所歸願自殺情詞慘痛進部俱為泣下于是殘北使示無他

六月舟山大旱監國布袍步禱羣臣咸草具以從命兵部侍郎張煌言治兵鹿頸頭

秋七月乞粟於日本其國王許賑疾航餉數千斛

先是丁亥周藩安昌王以監國命乞師日本權以府源將軍部

寺銜以行既至長吉島通事以權銜報源將軍蓋日本素所重明兩榜九試錄履歷具備察之無權銜兵不發已而諸生凌士弘與諸生馮京第以閣部張肯堂書及肅鹵黃斌卿血書往適天主教四舟失風漂入界而源將軍方整兵拒防但接濟軍需慰所請此乞粟為監國第三往矣

兵部尚書揭重熙師散被執於閩之武夷山就戮重熙字萬年臨川人崇禎丙子以五經雋南闈丁丑成進士亦以五經授福甯知州歷主事入閩京陞兵部職方郎中鼓敝應豫國聲垣南昌敗猶創呼閩粵之間隻身間走桂林晉兵部



尚書加太子太保歸出沒武夷無所就為樵者所覺被執在獄猶借書夜讀臨刑加網正饋與曹大鎬同難遺筆有云行年四十有七不為天官至大司馬不為卑文章政事粗有名于時不為辱所耿者數載孤臣竟無一當以報君父

八月北師大治舟艦從蛟門向舟山戰不利被殘

時裨將江天保為蕩胡進先鋒以四水艦迎擊定海路獲勝沉敵十三舟所俘率斷右臂縱還

監國詣蛟門祭江夜半見有大星從西北隕舟山小星隨之者無數即日還舟山未至聞警御舟不登陸或請間取兩王子長弘柁次弘棟入舟定

西倭名振曰如是恐以寒守者之心監國不強

越日北師三道攻舟山出吳淞及閩洋者島師分禦皆捷定閩師復益兵大出兵逼盪胡侯阮進失措戰于螺頭洋不勝死之

時舟山精銳分應南北洋越五日北師復大出會天霧迷咫尺進激大艖塵之風失利艖不前反為所乘進乃手發火桶倉猝桶觸桅反入進艖焚進急躍水以解蓋犯火以水淬之無生者敵起進創甚不能言瞪目怒視三日死此月之廿有一日也

時屯田都督張名揚守南門閣部張肯堂守北門監軍主事丘元吉金允彥等督三親標守城內師攻舟山不遺力守者亦百法應之至



投書勸降閣部肯堂等不答內師與創進狗城益戮力鍵禦環圍十晝夜南北洋二道凱師次十八門阻不入援

時諸門皆鍵號令嚴氣益厲軍中有欲竄者斬之敵逼城下被擊重傷頗衆于是遠礮崩其雉堞者數輒隨破隨補

定西侯名振等護監國駕由外洋南泛

九月之一舟山破

先一日監軍允彥力窮潛叛內降而元吉繼之為言城中虛實導攻其益進守者猶細醢允彥子傳示四門以示不二明日午刻南門開

錦衣衛都督李向榮總兵馬泰副總兵單登雲等率民兵巷戰盡死之

中書舍人顧玠江中汜陳所學皆係舟山籍于監國有捐助勞城垂破閣戶咸自焚死

監國繼妃張氏赴井死宮眷十三人從之一內監失其名扼死井傍以殉兩王子北去浙西原兵部主事申信等爭私飲衣食之至欲贖篡不果

大學士吏部尚書張肯堂一門死之

先一日肯堂門人蘇兆人字寅侯知不可為閣戶自縊死肯堂義



之為降四拜善殮之。隨作絕命詩四首。有傳。與後來青史看。衣冠二字莫輕刪之句。次日事急。命舉火焚其家屬。二十三口。訖。遂與妾某氏並投繯。雪交亭之下。一女投荷花池死。肯堂有僕。已度為僧。法名無凡。鉢普陀及舟山之變。歎曰。吾翁無不殉國者。促航舟山。泣請內帥。願下主懸瘞土。帥義而許之。肯堂有孫滋。大諸生。陸燦計脫之。

屯田都督張名揚一門死之。

名揚與名振同母。以總兵理舟山。開屯事。家東門。母年七十餘矣。赴水死。名揚被執。不屈。見殺。戚屬五十餘人。皆自焚死。幕客

諸生。願心復。南直人。自縊學宮。

兵部尚書都御史吳鍾岳。詣學宮自殺。

鍾巒初從監國。祭蛟門。返內師。初逼舟山。鍾岳間道入城。輒不食。日飲米湯一二合。預持佛寺萬歲牌一端。設尊經閣之中。南面。右廡陳高座。積薪與座等。及城破。向萬歲牌行五拜。三叩頭禮。乃登高座。令家人縱火焚之。鍾岳嘗以十願名齋。十願中。終之以見危授命。此日自以不負所愿云。幼子喬之。越海携骸骨歸。墓遺集忠告錄。國變後所著也。長子祐之。尋父粵東。永曆中授平遠知縣。三子福之。先從太湖義奮。戰敗死。



吏部尚書李向中以艱在內地越險不能奔廬舟山僻溼為位而  
突守之城破不屈及難

吏部左侍郎朱永佑被執不屈死

永佑知城危輒冠帶拜別監國亦望辭太祖危坐中堂以俟兵  
入既被執赴市語益不恭受刑更慘棄屍海濱久之有僕竊  
藁葬舟山之壤

兵科給事中董志甯自縊文廟死

志甯初以兵部主事監軍從諸生華夏等內應島師事不成  
棄妻子間走舟山改省員及難

河南道御史朱養時及戶部主事林之瑛兵部主事劉午陽俱死  
之監軍御史梁隆吉手及全家自勁

禮部主事董公及學錄曾應選俱赴學宮自縊死

兵部郎中李國楨以母在城間冒險入被執死

都督焦文玉悉力拒戰死妻張氏隨自盡

溫義健林伯起張瑞初咸赴學宮自縊死

伯起瑞初起觸溫州事不就走舟山方數月

大學士兵部尚書沈宸荃掛冠郊外潛泛海歸風利不舟覆死副  
使高世昌觸石死



安洋提鎮劉世勳死之主事楊鼎臣李開國死寂後安洋無援舟  
山既敗北師移攻世勳勢誑世勳身被數創猶格鬥不退死  
舟山屠墮其城以外百姓率遷內地

內命巴將軍守舟山其民復潛歸有其故業

兵部侍郎煌言以鹿頸兵同定西侯名振扈監國于三沙國姓  
成功迎入廈門躬朝見行四拜禮稱主上自稱罪臣尋居監國  
于金門月致供億惟謹遇節及千秋期上啟稱賀弗懈

永曆六年壬辰七年監國躡金門

國姓成功以兵攻漳泉盡有其下邑北師提督陳錦援之成功

使人刺殺錦

時鄭氏故部散漳泉者咸呼集洋稅復舊例能食兵錦方  
視事有刺客以國姓密遣即帳下中疾取錦首去求刺客不  
可得

桂主自安龍馳援國姓成功招討大將軍勅印

國姓以桂無所通監國引嫌罷供億禮節亦疏以見一監國飢各  
勲舊黃忠孝郭貞一盧若騰沈荃期徐孚遠紀日青林復齋  
等間從內地密輸緩急軍需

遣定西名振以己意乞師廈門成功不許至露其背所刺盡忠報



國四字為感激指腹為姻隨得助師二萬與尚書煌言義英駿誠意伯劉孔昭等直趨金塘獲叛者金允彥磔之以祭舟山諸死事者持不進題詩金山寺而還有十年橫海一孤臣之句

永曆癸巳監國八年監國蹕金門

內戒漳泉國姓謾書北督稱閩鎮馬進寶閩道黃澍啟釁仇在不共必覆此二釁乃議罷兵仍作書遺其父芝龍要漳泉興福四府

成功母出自日本嘗金塑母像謹祠之懸以真珠簾馬黃兵出却鄭私有之遂指為兵名內即逮進寶澍以示招徠又上

書其父稱子不稱臣稱朝廷無陛下字樣語率不恭

秋八月太白晝見亦經天未申之刻碎如泥金忽明忽沒久之猝下如有掖之者凡兩月浙中雨毛雨灰是年灾異重叠不勝數

永曆甲午監國九年監國蹕金門春正月全師復入京口戰不利失一副

將阮甲淹四日退招討復遣戎政司馬陳六御及將軍程應蕃等協力抵平洋沙攻崇明不克平原將軍姚志卓憤自頸到還觸吳淞關掠北戰艦二百七十名振以沙船九百号泛登萊及高麗乃還夏五月甯波北鎮將張洪德出歿

洪德甯波北協鎮也潛使人通海迹露被逮至曹娥江海師合其



故部竄洪德併其妻子大小百餘艘入海稱制封定甯伯

秋八月復地震浙閩國姓遣將軍陳輝總統水軍同定西名振再窺吳淞遇風變師旋

移攻舟山北督鎮巴成功潰遣先鋒陳虎出禦陳歿巴以城降令司馬陳六御義英駿守之

北令芝龍札子成功入款成功再答父諭勒割福建全省及沿海一帶自江浙以及東粵諸州縣不得請統兵攻漳泉益急適靖南平南二王下東粵勢張退保海澄無有所動

冬十二月台州北鎮將馬信出款執巡道張知府劉至舟山縱歸

北師大治艦防海二師間掠其二艦信懼罪中疑會降將定甯洪德与信有舊使人密誘之洪德詭稱敵至會文武議城守猝起殺知縣及典史就海加封將軍

定西侯張名振卒於舟山監國震悼贈賻特厚

永曆乙未十年監國蹕金門

夏四月國姓成功師出守將黃梧乘間以海澄北降得封海澄公世鎮海澄

秋九月國姓還駐廈門改為思明州壁大兵時設四屯張煌言駐臨門陳文達駐玉環山阮春雷駐楚山牛頭門亦宿勁旅遙為犄



角相聲應東南護髮走集者甚衆獨金門扈蹕諸臣自為係

湖廣澧州天裂相傳中有楷字一行為白條有代靜不萬意中治馳十一字衆矚分明留數刻忽風作化彩雲而散官府以聞

永曆丙申監國蹕金門

春桂主自安龍馳勅封招討將軍國姓成功為延平王一切軍國便宜行成功謙但以招討將軍行所屬諸文武什襲王印不一行或曰桂主以成功不行王印疑二字封不稱改封一字為潮王成功益謙不受

二月之三日舟山城哭聲若風箏而咽歷五日始息雞犬夜登屋而号無所見南門發國初湯東甌所建碑：中若或有知者

秋八月舟山再失

北師倪將軍師出攻舟山島師戎政六御定甯洪德與義英將軍駿分應要害英標有敏捷從檣首飛渡敵舟猝斷蓬索敵遂墮壓斃百人敵勢大沮相持久駿舟忽膠淺不能馳驟戰敗績將軍劉永錫孔昭跳水死六御與洪德合以兵援之被創並自剄死將軍楊晉爵截橫水洋孤軍當堅持兩日不懈力竭自剄太常九徵被執不屈見殺



永曆丁酉監國十二年監國蹕金門

內海禁嚴沿海居民內徙四十里計清野洋師防其接濟犯者不赦

限期勿後如或戀田廬違限者輒火之所徙許借居寄食於其姻族拒者有法其四十里之歲課同邑共償之至有所償過於其土著者有司無能以其狀聞蓋既休息飲食之復為之代償賦役其或缺額考績仍以是不登魚蝦小戶一竿之外即稱越界胥役故縱之執以責贖自江南達東粵數千里鹽場在界內者勿論其界外缺額商賈之

夏五月國姓成功遣將軍馬龍等騷粵大殘澄海之鷗汀背仍執知縣祖之麟海去授之麟兵部侍郎久之麟間脫逸歸

海師向集洋稅重值闌出內粟至是遂殘邊以給

永曆戊戌監國十三年監國蹕金門

國姓成功以舟師大掠招寶山時兵部尚書煌言計資延平大加勇圖恢復自舟山敗後遙奉桂朔凡大舉必與延平合議不敢顯通監國用絕嫌疑以固同愾監國或間往來鷺門無定轍

永曆己亥監國十四年監國蹕金門

夏五月兵部煌言合延平王成功悉舟師從大江突京口即嚴家



沙為壇以太牢禡告太祖高皇帝。朔日亦禡毅宗烈皇帝。斬衰從事。一軍皆帛。舉哀。軍中陪哭聲震百里。揚儀及鎮江兩岸官民聞之。無不掩涕。不能仰視。其奉令專與滿師決。遇綠旗拱手不舉兵。持不能難。大勝七里港。滿師管將軍傷創甚。巡撫朱部安慶師戰瓜渚。全軍敗沒。未被執。縱之。漕撫亢以淮安師下。半道聲悸。亢夜投水死。下鎮江及瓜揚沿江一帶郡縣。煌言以其師領前鋒。開府蕪湖。傳檄十里。上印者三十有七。進芻稅者恐後。

時餘艦大小千餘。號大將張茂之。搃五軍令。嚴掠一黍者死。斷鎮江鉄索。滿師既敗。鎮江知府甲斬繹出降。城中百姓擲

帽與堞。齊市肆不驚。商旅如故。閩使者獻稅給軍。凡上印者。與明製冠服。仍其官。

諸郡縣或不即上印。鄉紳衿多詣官。公勒敵冊。野健復挺起。建旗遙應者。不啻數千。部百姓爭出城逸去。以弱守者。禁不能止。或久以誑誤在禁。未決者。官為禮貌。善飲食。慰去之。

西至荆襄。南迄梅嶺。烽信所及。魂夢輸服。其奉二三工為大言高步。以警觀聽者。即或坐不道例。願視鼎鑊。如飴談笑。而盡聞者。益心動。

時楚援疾下。歷蕪湖。兵部煌言縱下流馳擊。沉其四艦。餘舟四



潰

海師甘輝列十二營于白土山。因江南觀音門。候陸師併力。不即至。閱五旬。師老。七月之晦。北師穴城。夜劫。大獲捷。沿江數百里。舟師咸退去。

北提督郎鏗門不戰。衛故明原任鄉紳于公所。杜其潛耗。責輸餉食兵。海師計水戰之具。不利。陸攻為更辦。需時。意輕。目無金陵。適滿師明將軍自楚還。兵勢頗激。戰挑灣。海師不利。嗣甘營被劫。大戰石灰山。復敗績。失萬人。將軍甘輝與副將余日新被執。

內師執訊責輝。勸降國姓。成功。酬大爵。輝傲曰。國姓父不能奪國。姓乃仗輝。且輝亦安肯降國姓也。請速死。無他。怒叱同訊。日新丈夫得死。所濡忍何為。

蕪湖之師。聞石灰山敗。耗中弱。水道扼絕。援糧竭。舍舟登陸。轉戰千里。萬人耗散。盡煌言隻身間脫。為時二十七日。草屨二千餘程。復抵臨門。

煌言師不統于鄭。自請先登。以是深入。成功不為聲援。急全師去。圖萬全。煌言不得退。提殘較入霍山界。歷巘嶮。諸衝擊死散盡。至棄騎偽為失路。賈輒露往。得故義健為曲護之。蓋時



中原婦豎無不知大司馬煌言忠者率不聞人煌言有北征紀畧傳世

兵部尚書煌言微表陳五月金陵之役于監國

煌言意切延平再舉陽疎監國監國亦曲諒

秋桂主遙勅仍魯王監國駐澎湖晉煌言東閣大學士兼原官冬延平師大擾閩之嵩門北師失利

嵩門之捷以書招北鎮張承恩有曰比者明恩達里舉浙師病沒達素聞師殲馘殆盡馬既早歸李高繼至可以為法馬惟善可以為戒

永曆庚子十五年監國蹕金門時各較飢率就內歛寵被過于諸旗遂有偽造印勅曾未一驚濤輒稱方命者內來遠不深求也

東南辯士多托招徠為名弋魏尊矯語報命互相結引如傳鉢率非實耗

永曆辛丑十六年監國蹕金門

春桂主依緬甸不終

緬甸弱畏兵出桂主乞免

閣部煌言三上書監國擬詔書一道不果行



緬變確金門扈從意即真以紹統煌言未可幸毋以虛名來射  
遷蹕稍近觀變

壬寅監國七年監國蹕金門

延平王成功營臺灣令其長子經督守廈門

臺灣故和蘭國貢道候詔處也濶二千里袤倍之氣常春所  
產稍內地距福州七程延平用所部曹文龍馬信謀取之屯重旅  
而令統五軍周全斌忠貞伯洪旭督餉鄭泰合守思明

閣部煌言上書延平有曰普天之下止思明一塊乾淨土何異桐江  
一絲繫漢九鼎又云有明之倚殿下以能雪耻報仇也區區臺灣何

異神州赤縣而暴師半載使壯士塗肝胆于火輪宿將摧肢體于  
沙磧也哉成功不聽舟浮礁間道入

煌言急內難恐延平遠自保必憚勞踈敵又念金門失恃臨門  
一帶萬不能固故痛言之而鄭以安其內顧先為不拔不報  
內督鎮諸以書招煌言于臨門煌言不奪

荅江南總督郎有曰不佞所爭者天經地義所圖者國恤家仇  
所期者豪傑事功聖賢學問荅浙江總督趙有曰兩間自有  
正氣萬古自有綱常忠臣義士惟獨行其是而已區區此志百  
折彌堅不過確守人倫即是深明天道



延平成功稱臺灣為東都亦稱明京以候桂主巡狩緬變確乃  
又改為東甯國

于東甯隔江築承天城以居宦東甯者之家

夏五月延平王招討大將軍國姓成功原名鄭森薨于東甯長子  
經自廈門奔喪嗣主東甯仍用桂朔有行羣文武稱嗣藩令諭  
設六部官名改不敢疑制

秋九月之十有七日監國魯王以海薨于金門

五年五十有四繼妃陳氏明年生遺腹子弘甲周支長楊王術桂  
今改甯靖王收養棲于東甯

和蘭國內朝奉北師合攻思明思明敗而金門臨門牛頭門楚山玉  
環山諸島之師皆解

多欵北受職者先是督餉鄭泰有罪延平長子經以伏法泰  
子北欵挾鎮將馬得功反攻思明為周全斌所敗乃合和蘭報  
仇自思明失守北洋無一傲海上者全斌亦竟北歸

甲辰秋七月閣部煌言被執

思明州及諸島俱敗煌言結茅潛于臨門之范澳是月之廿有三  
日煌言令裨將吳國華哨探至陶家共會波人孫惟法為北師向  
導伺得之國華被創投海死舟子林姓者死不言煌言處火者



悉之導范澳執煌言及監紀羅倫字子木勇士葉雲門者冠  
玉并二持槊者時煌言素袍朱履就道吟詠不輒至甯波過其門  
為一歎息

八月煌言至武林督撫趙高其義禮迎之煌言抗賓座拱手曰昨  
蒙尺下及賦性拘執不知悔悟致煩使者左右進酥茶搖手煌言  
從不知此味或覆以滿服必不可

出就衛絕食飲衛士哀号願緩須臾母見累于是復食飲如故  
九月之七日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張煌言不屈就刑前所並執五  
人從死妻董氏子祺旋及難

煌言初被執作放言有曰滄浪揚塵兮日月盲余生則中華兮  
死則大明黃冠故鄉兮非予心之所馨在在道諸吟有日月雙  
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之句又有悲故里五言古詩闕曰  
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焉臨市口占我年適五九乃遇九月七  
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妻子久禁錢塘僧淡齋募以飯之  
移獄至鎮江就法

東甯兩經北招持前要勒以拒論者曰鄭氏瞻魯祿尊唐姓閩桂  
年抗北為不恭者三



魯春秋終

光緒庚寅夏四月從孫昌猷謹錄

昌猷

朱子以蜀繼漢而千古之大綱以正東山老人作通鑑嚴以南唐繼後唐後唐雖賜姓李而奉唐朔立廟祀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南唐宗室裔也通鑑以昇比昭烈而紫陽曰徐誥復姓李氏復之者大言之也故直以宋接南唐梁晉漢周安得奸其統此亦特識也明唐王無嗣并有傳位監國之意桂王竄緬甸而歿監國完全十七年有始有終雖不即正有維繫天下之勢而一時之忠臣義士霧集響應即殘山剩水亦無異於宋之端昌以春秋屬魯而以唐桂附之其義亦至正矣其與正學之禁書所南之心史豈有殊哉健庵老友好輯遺書網羅放失見余舊藏東山手稿一冊借而錄之并囑



余校對余喜是書之復有副本於世間矣此書紀事真實而  
評品得正必傳於後無疑畧書數言於卷末時咸豐壬子八月  
初五日也熙堯識

北征得失紀畧

張煌言

余自乙酉倡大義於甬東距己亥十有五載矣其間棲山蹈海  
艱險備嘗俱無論猶憶丁亥歲持節監定西侯軍西征遭颶風  
覆舟陷敵中七日得間行歸海上嗣後三入長江登金山掠瓜儀  
而師徒單弱迄鮮成績至戊戌追隨賜姓延平藩北伐抵羊山  
復遇風碎舟返旆逾歲年在己亥仲夏延平藩全軍北指以余  
練習江上形勢推余前驅抵崇明余謂延平崇沙乃江海門戶  
且懸洲可守不若先定之為老營不聽既濟江議首取水步時  
教於金焦間以錢索橫江夾岸置西洋大礮數百位欲遏我舟



師延平屬命領袖水軍先陸師入余念國事敢愛軀命遂揚  
帆逆流而上次礮口風急流迅舟不得前諸艘鱗次且前且却兩  
岸礮聲如雷彈如雨諸艘或折檣或裂帆水軍之傷矢石者且  
骨飛肉舞也余叱舟人鼓棹遂入金山同艚數百艘得入者僅十  
七舟而本轄舟則十三噫危哉次蚤藩師始薄瓜城一鼓而殲敵  
兵殆盡乘勝克其城延平輒欲直指石頭余以潤州寔長江門戶  
若不先下則敵舟出沒主客之勢殊矣力贊濟師錢甕而延平  
猶虞留都援騎可朝發而夕至也余謂何不遣舟師先搗觀音  
門則建業震動敵將自守不暇何能分援他郡延平意悟即

屬余督水軍往且以直達蕪湖為約夫蕪湖固七省孔道商賈  
畢集居江楚下流為江左鎖鑰重地况踰金陵歷采石懸軍深  
入此不可居之功也余一書生耳兵復單何能勝任雖然倡義之  
謂何顧入中原而不圖匡復也余何敢辭于時江湖縮朒水下如駛  
海舟行遲余亦易沙船牽挽而前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費版  
圖迎王師蓋彼都人士知余姓字有素故遮道來歸迄余抵儀  
先一日延平已遣李將軍必單舸往撫余輒欲引去閩邑士民焚香  
長跪雨中固邀余登岸不獲已登江濱公署延見慰諭之眾以  
李將軍無兵恐敵騎突至則無以捍牧圉咸稽顙留保障余不



可遂行鷁首所嚮儀民無不具辦香相逆者而濱江小艇載果  
窳來貿易如織若不知有兵余顧而樂之以為儼然王師氣象  
矣舟次六合得報藩師已於六月二十四日復潤州余計潤城既下  
藩師自陸逐北雖步卒皆錢鎧日行三十里五日亦當達石頭城  
下即作書致張茂之所号为五軍者謂兵貴神速若從水道  
進師巨艦逆流遲拙非策也余恐後期因晝夜牽纜士卒瑟瑟  
行蘆荻中兼程而進抵觀音門乃六月二十有八日也不意藩師  
竟從水道來故金陵得嚴為備余艤棹觀音門兩宿所統戰  
艦無一至者余乃發輕舟數十先上蕪湖而身為殿泊浦口七月

朔敵偵我大艤尚遠遂發快船百餘載勁卒侵晨出上新河順流  
而下擊棹如飛余左右不滿十舟且無風戰不利幾困忽一帆至則余  
轄下犁艫也余遽乘之復戰後艤絕至敵始遁去而日已曛矣詰  
旦整師前進敵匿不復出余部曲馳報江浦已破盖方余与敵對  
壘之先一哨越浦口旁掠止七卒薄江城中彼步騎百餘開北門遁而  
七卒遂由南城入亦一奇也捷聞延平止余毋往蕪湖而且扼浦口以  
撫江邑此七月四日事也翌日延平大軍亦抵七星洲正商畧攻取建  
康而余所遣先往蕪湖諸將捷書至蕪城已降矣爾時上游聲靈  
丕振而留都守禦亦堅延平謂余蕪城為上游門戶倘留都未旦



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非公不足辦此余謙讓至舟延平但促余速發於是率本轄划船以行而幕府之謀自此不復與聞矣七夕抵蕪城傳檄諸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歸郡則太平甯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甯國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溧水建平州則廣德無為以及和陽或招降或攻克九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焉先是余之按蕪也兵不滿千船不滿百惟以先聲相号召大義為感孚騰書縉紳馳檄守令所過地方秋毫不犯有游兵闖入剽掠者余擒治如法以故遠邇壺漿恐後即江楚魯浙豪雄多詣軍

門受約束請歸馮旗相應余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池州以扼上流一軍據和陽以固采石一軍入甯國以徧新安而身往來宛陵姑熟間名為駐節雄鎮而其實席不暖煖也余日夜部署諸軍正思直取九江然延平大軍圍石頭城者已半月初不聞發一礮姑射城中而鎮守潤州將帥亦未曾出兵取旁邑如句容丹陽寔南畿咽喉地尚未扼塞故蘇松援兵得長驅集石城余聞之即上書延平大畧謂頡兵堅城師老易生他變亟宜分遣諸將盡取畿輔諸城若留都出兵他援我可以邀擊殲之否則不過自守虜耳俟四面克復方以全力注之彼直檻羊穿獸也無何石頭師挫



緣士卒釋兵而嬉，樵蘇四出，營壘為空。敵謀知用輕騎襲破前屯，延平倉猝移帳。質明軍竄未就，敵傾城出戰，兵無鬥志。竟大敗。時余在甯國府，受新都降報，至遽返蕪邑。七月二十九日，即揚州初意石頭師即偶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揚帆，必且據守鎮江。余故彈壓上流，不少動而敵人即延佐哈。木管效忠等遺書相招，余峻詞荅之。太平守將叛降于敵，余又遣兵復取太平。生擒叛將伏誅。然江中敵舟密布，上下音信阻絕。余遣一僧賫帛書由間道訪延平行營書云：兵家勝負何常，今日所恃者民心耳。況上游諸郡邑俱為我守，若能益百艘來助，天下事尚可為也。倘遽舍之

而去，如百萬生靈何？詎料延平不但離石頭城去，且棄鐵甕城行矣。留都敵兵始專意於余，百計截余歸路，以為余不降必就縛。各將士始稍色變，然刁斗猶肅然。始余欲據城邑，與敵格鬥，存亡共之。復念援絕勢孤，終不能守，則敵必屠城。余名則成矣，與士民何辜？而轄下將士家眷俱在舟，擬沉舟破釜，既難疾馳，欲突出江池州。守兵又調未集，忽謀報楚未，敵艘千餘已渡安慶。余慮若與之值，眾寡不敵，因部勒全軍指上流，次繁昌，舊縣池兵亦至，共議進止。咸言石頭師即挫，江楚尚未聞也。我以朦朧徑趨鄱陽，号召義勇，何不可者？若西江畧定，迴旗再取四郡，發蒙振落耳。乃決計西上，初七日次銅



陵海舟與江船參錯而行，未免先後失序。余一軍將抵烏沙矣，而後隊尚維三山，所云楚未敵艘果相值，余橫流奮擊，沉其四舟，溺死者無筭。以天暮各停舟，夜半敵艘遁往下流，礮聲轟然。轄下官兵誤謂劫營，起帆解纜，一時驚散。或有回蕪湖者，或有入焦湖者。西江之役已成，西餅矣。余進退維谷，遂沉巨艦于江中。易沙船由港至無為州，擬走焦湖，聚散亡為。再舉計，適英霍山義士來遞路言：焦湖入冬水涸，未可停舟。不若入英霍山寨，可持久。余然之，因盡焚舟，提師登岸，至桐城之黃金弼，有安慶敵兵駐守此地，乃入山，關隘余選驍騎馳擊之，奪馬數十，殺敵殆盡。遂由奇嶺進

山，一望皆危峯峭壁矣。余轄下甲士素不山行，數日皆重趼，且多攜眷挈緇，日行三十里。余嚴令焚棄緇重，而甲士涉遠多罷。余雖知必有長坂之敗，而赴義之衆何忍棄置？亦按轡徐行。八月十七日，已入霍山界，去縣治僅七十里而遙，而所稱陽山寨者，直咫尺間耳。寨在山巔，可容萬人，饒水泉，向多義旅，近為敵招撫，有一褚良甫者，亦義帥，受敵符據寨中。余令將佐先以書往，通欲借寨屯衆，而彼中已聞石頭挫，有向背心，堅不納。然寨據至險，萬夫莫能仰攻。余遂移札東溪嶺，思走英山，入將軍寨，但將士疲甚，偶語沙中，俱以途窮為憂。余強起，按行占一數，四課俱空陷。余大驚，因申令詰朝蚤發。是日，余率騎兵前驅。



但慮前有敵人而豈意追騎之躡其後哉余方踰嶺後軍忽報敵奄至急回馬而旗靡轍亂士卒皆竄山谷中敵騎已在前矣顧左右止二十餘騎步卒不滿百因勒馬高坡以待後軍稍集而擊之詎知後軍已為截斷首尾不能相顧矣敵騎漸合余念鬥死無益單騎突圍走止一僮携印相隨焉嗟乎余之入山非避死也尚圖控連江楚收湖南北之大俠雲擾中原天下事未可知也奈何孤軍無援鼓聲不振卒以潰敗東溪之不為空坑者幾希天耶人耶余去敵稍遠而土人利散兵財皆手挾為銃游奕四山余牙門將跳而復返與之值呼之偕行三人紆迴山岡間迷失道土人在山麓者覘見即趨至

山椒阻去路余以百金為壽土人即匿余山仄期以日暮導余三人始變服而余將泣數行下惟恐土人之叵測也余曰死固我分也藉土人叵測我當明言姓氏昇至建康從容就義耳不然者脫虎穴矣是蓋有命焉及酉土人果復來裹脫粟相餉食畢乘月西行一夜走七十里皆羊腸鳥道崎嶇特甚初余在馬上著靴後舍騎而徒偶得雙鳥納之實不容足中宵涉水履益加窄迨晚十趾血浸股踵盡裂余尚竭蹶奔赴而腹且餒乃望門投止謀朝炊主人問所從來導者荅余為館師余將則賈客也皆以兵聲遠避而導為之送徃因具盤飧余為進一匕復行適余散兵十數遇諸塗見余驚喜欲相勞苦而



導者恐耳目大駭遂疾走余恐迷失道亦躡導疾走而村中豪傑觀者如堵競前遮問蓋村中惟聞余兵入山風鶴聲甚見蹶者趨者必謂兵之隨其後也故執途之人而問之導者見村中之遮余意謂事露計不返顧并余襜被亦負之而趨回顧余之將與僮尚鵠立隔溪余既失道復失導不得不反就將與僮步履倉皇鄉音復異村中心疑余為敵卒敗遁者益環擁索金錢余恐村中或有他敵姑妄應之且傾所有分贈諸人始稍解去余視其中貌厚者俾之導行強而後可其人姓胡昆季三貌厚者其伯氏也余時但欲得出山達康莊他不遑計是日又行三十里托宿焉逆族主人胡族屬

也忽胡之季粹至招其兄出耳語俄而主人咸出余意其識余行踪必將甘心于余然已無可如何已而胡却入語余曰君自海上來非逃卒也余曰然爾何知之然則奈何胡曰君適在村中不有十許人過我門乎避雨旁舍予季問之知君亦海上人也恐吾導不力所以來耳然胡終不知余為何許人胡之老人重具雞黍為余言此村中豪傑向年亦舉義旌不成受殘虐故今莫有敢窺敵足而動者不意此日石頭師挫君輩又敗績吾儕不復覩漢官威儀矣嗟嘆久之復前要盟余易姓名里居相告兼謀所向僉云當從安慶渡江初余之離蕪胡而趨上江也舊相從歙人朱君來謁叩其近狀云變姓名賣藥于安



慶之高河埠市中仍欲從余戎行余謂事已決裂此行利鈍未卜  
贈以金麾之使去至是余憶前語遂令胡導至高河埠而胡亦云導至  
高河埠能事畢矣余益不得不訪朱君而問道焉信宿達高河埠  
已薄暮余令導與童子先之問朱君築室所在詎知朱君別余復  
他往尚未返高河市人見童子之問朱君也覺有異羣踪跡之市  
中豪徐某金某皆歛產與朱君善偶過此聞童子之問朱君市人  
之踪跡童子亦覺有異竟以數語解散市人故余得無恙然朱君  
未返無居停主轉投逆旅逆旅老嫗亦歛人聞余為朱君故止宿余  
而胡之導余者將於次朝別余歸余悵無所問津益無聊晨興

忽憶安慶向有賣稻船往來江南北必取道樅陽湖而高河之去樅陽  
一水可通遂令胡代余覓便帆將渡江出池州登九華山徐圖歸計  
買舟既定舟人相期亭午鼓棹余故暫止逆旅而徐金二人自外入  
與余聯坐問余何來余告以館穀歸江南便道訪朱君逆旅中無賴  
子遂詰余訪朱君何為者余惟詭詞以荅而金與徐素昧平生言語時  
陰左右余且目余起余起金引入空舍中問余曰君得母姓張乎余詭  
曰吳姓金曰不然日者我同朱某來江上從隣舟窺見丰采君固司馬  
公也業提師入山矣何以至是將何之蓋余同朱至江上時方作焚舟計  
事旁午金未晉謁而朱別去金亦踉蹌歸以故朱與余交誼金稔知



之而朱與金行踪徐所熟聞也先一夕余過市金固疑之與徐謀曰茲  
二客之訪朱君得非山中使者乎盍往物色焉故是晚之解散市人  
及是晨之過逆旅殆有天幸及見余徐不識也金識之余亦不諱告  
以故金以告徐曰江上未解嚴誰能為蘆中丈人者倘疎虞可若何  
固邀余至其家匿之始各道姓名備述夜來事如此二君誠有心人哉  
適安慶敵兵過高河士民畏之如虎盡室避村野余不得已亦相隨  
避兵至一何姓家亦金徐密友也翌日兵去金徐另買賣稻舟藏余  
舟次令何某伴余由樅陽出江渡黃湓抵張灘登岸而金與徐別  
從安慶來相會于張家灘張家灘屬池之東流徐之兄賣藥其村

中故問津焉于是由建德祁門兩山中走休甯羊腸鳥道較霍山  
尤甚余復病瘡扶疾而行頭岑汗下如雨形容枯槁幾作溝中瘠  
矣東建延袤高山多小寇出沒或乘夜剽掠土人相率持兵守嶺  
頭凡過客皆權金名曰禦寇實為寇也余冒險奔馳道路以目將次  
祁門江右義旅陳九思屯朱橋村舍逋逃商旅裹足而獨余行不  
止人多怪之賴導皆歛人得無他計程兩日可抵休邑買棹溪行  
即可達嚴陵未至休邑三舍輒聞有兵阻抵郭外果蜂屯蟻聚闔  
閭盡閉蓋彼之叛將新復歸敵長吏慮有變因而登陴余緣是  
不得入止郭外招提戢羽潛鱗雖子胥吹簫不是過也而耳目漸



集乘間抵城中寓徐之諸父家其諸父善岐黃術有隱君風余至  
感為治具然亦謂余館師與其猶子善不知為余也兵退買棹嚴  
陵過新安亭長呵止之索篙師金始放行達街口有巡司解邏卒  
登舟譏察見余將北音貌魁梧疑為逃卒持之急徐起而與邏者  
鬪而巡司適之郡不在解是以事得解維至淳安已入浙矣省會  
有文符揀民艇載兵絕浮梁余舩藏他港不獲免為所司揀去  
行路難一至此我余乃迂道走瑞安九兩買棹始達嚴陵余既入浙  
晦迹益難計惟有山行可無恐乃自婺之東義出天台以赴海壖  
然烏道羊腸較徽更甚時余將已令取道于杭而金徐諸人皆不

諳湖道里嚮者導、余而茲則余導、然余寔茫然問途已經得至  
海濱、海居人咸來問訊遠近聞然知余得生還矣回思霍山奔亡以  
來之安慶之池之徽之浦江東義台之天台甯海計程二千餘里間關  
百折何其窮也復回思自崇明進師而瓜步潤州而和陽太平甯國  
而徽池廬之諸州邑乘勝長驅又何其壯也然而轉瞬成敗異勢榮  
辱殊形是又戲也夢也余自丁亥迄己亥前後入江皆歲在雙魚而  
一再躡疑若數焉然以十五載之揣摩簡練既得而復失之人壽幾  
何河清難俟不亦重可慨也夫



使臣碧血

萇弘之事周王忠於公室以黨于范氏晉人討而殺之藏其血三年而成碧此忠之所由積也今左先生之為使臣執節類蘇屬國抗議類富鄭公從容類文信國卒以見謬嗚呼有明養士三百年而能以詩書之澤荅揚其祖宗于地下者左先生其無憾者矣紀使臣碧血

左懋第字蘿石山東萊陽人崇正辛未進士歷官刑部給事中甲申春詔督兵湖襄夏聞變誓師而北會福世子建号金陵改元弘光懋第入見涕泣陳中興大計遂命視師江上除右僉都御史理戎政



事時江左朝事方棘輔臣馬士英議遣使通好于我朝且告祭崇正帝衆莫敢行會懋第母卒于天津之唐官屯訃至疏請終制不聽因請使北乃遣水師陳洪範持節懋第及太僕卿馬紹愉副之以洪範常鎮遼左與我國用事易通故授以經理河北聯絡關東之命而通書我朝傳以金帛因冊封平西伯吳三桂為薊國公世鎮燕京賜懋第一品服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以行懋第曰我非敢以寵榮易衰經顧此行君事親事可兩盡否則抗節而死亦不負讀聖賢書報我君我親地下也秋八月行次滄洲聞我朝已改封吳三桂為平西王于是遣使洪範先以冊命授三桂諭來使意三

桂不發書緘冊上攝政王冊文內有世鎮燕京語王覽之固已怒矣然朝議謂以禮來且令使臣入見九月至楊村有士人曹遜金鑣孫正疆等來謁且言有報國之志願從行懋第曰渡江以來僅見汝等今上正位總統思得義勇以佐中興汝等之來是也並錄署叅謀行陣十月初進至張家灣時議以四夷館處使臣洪範無詞叅謀通判陳係孝廉失其名曰此行成敗未可知而所係國事輕重甚大今陳帥委蛇如此倘隨勢傾倒其若王命何遂以往來通議諸事白懋第決之而洪範遂心貳于左謂舌人通事人也曰我奉祭告先帝及酬謝貴國之命而來蓋以貴國為我先帝成服故不敢先之以兵奈何以夷館授行人且我奉御



書幣聘至境若以屬國相待我必不入義盡名立師出有名我何恤  
哉往返再四斯時朝士未知江左虛實心憚懋第乃議以鴻臚寺處之  
遣官騎來迎建旌乘輿肅隊而入十四日內院大學士剛林來詰曰何不  
朝見懋第曰議禮定然後可見剛曰禮如何行曰昔天朝出使外國  
王皆稽首迎拜今貴國為先帝成服是有禮于我故但以客禮相見  
耳剛大咲曰我大清皇帝即位不聞爾福王朝貢乃以天朝自處直欲  
我客禮哉懋第曰本朝不知貴國之事以貴國有禮于我君故命使來  
謝自應以客禮相見我國家不幸罹此大變今皇上正位繼統方圖中興大  
業汝何言得言朝貢剛曰福王奉何人命僭位懋第曰先帝遇變升遐

豈有遺詔今皇帝為先帝之弟兄終弟及率土歸心奉天繼統若何  
許人敢言僭位剛曰既知崇正帝死若何不死懋第曰君所言可以責  
在廷諸臣不可以責我、奉先帝命督兵勦賊月餘始聞變我固為  
今日計徒死無益剛曰既勦賊、破京城時爾作何事懋第曰我奉命  
勦張獻忠犯京城者李自成也我聞變即勒兵北行路聞貴國已驅賊都  
燕是以中止若即以兵來非殺賊是勦平爾國矣且若所言不過借詞難  
我譬如往年爾國入犯而琉球朝鮮乘虛驟滅爾國失國之罪可以責  
守國諸臣其將兵入犯者爾何能罪之哉時懋第聲色俱厲而洪範  
馬紹愉皆唯默不言懋第復曰莫說我江南小我江南儘大剛曰誰言



大懋第曰我說也洪範以懋第色變遽曰此大事也非可以一日決明日再議耳剛遂去洪範紹愉俱心危之明日剛復來所言大畧如前而終以福王僭位為詞懋第曰始則福王今已正大統為天下主汝所言多不通理且我來祭告先帝因而酬謝貴國非以請降及講和來安得以屬國禮相見若所行可復命我即專之不可復命我必不行有死而已剛曰如此且發國書來看懋第曰御書以與國王若何得預看剛曰且已但欲見上須行臣禮洪範謂懋第曰不如先生再議他事懋第曰此來本為祭告先帝無他事可議若相見禮少錯後無一事如命矣我必死爭之洪範曰既不可相見姑以金帛先之懋第因舉示曰銀兩以賞

陵工軍匠金幣以謝國王悉數之以付剛：歡笑而去私贊懋第曰此中國奇男子也時我朝新定鼎不深悉漢事兩日所辨皆漢人為謀主而懋第慷慨勁烈詞氣不撓故我朝亦不能有加于使臣而心甚重之饋餽禮貌甚隆懋第遣叅謀通判陳旗鼓副將王廷翰以謁陵事請報言崇正已奠可毋往懋第不得至陵乃陳太牢服斬衰率將士北向哭于寺廳三日都人聞者莫不流涕守卒以其事告攝政王：益重之欲生致懋第懋第終不屈而洪範受王約許以江南降爵為侯有成言矣二十七日有數騎來遣使臣歸國出永定門相次合百騎以從日行六十里而使臣所從將士尚八百餘十一月五日止滄州十里舖忽有數騎從常



大人未遮懋第紹愉還京獨遣洪範歸騎卒有從懋第紹愉北者有從  
洪範南者常不之問而我朝已祭告蚩尤之旗發兵南下矣是日懋第  
入滄州城宿守者戒嚴懋第謂將士曰使臣以留為榮我死無憾若  
等從我固當然俱死無益不若盡止滄州我入燕觀動靜然後發疏  
遣人馳奏翌日從數騎北發而左營副將張文才後營副將楊逢春  
都司劉英軍士三百餘人止滄州懋第既返止太醫院署中邏禁頗嚴  
疏未得發久之懋第上攝政王啟畧曰懋第奉命此來以禮治兵所以  
通兩國之好今無故稽留我使士馬自呼庚癸則後之持節者誰復不  
避艱險以圖國是必致上千天和下戕民命亦非貴國之利也啟上攝

政王令內院諭懋第：靜聽勿有違越而都司劉英潛至京與游擊  
樊通往來偵事明年乙酉正月英及叅謀曹遜金鑣入訊晝閱不得  
通夜踰垣入見懋第曰近者人以利害之說動我：以壁上所書示之生  
為明臣死為忠鬼此吾志也又以上攝政王啟示遜：曰此啟足為使節  
光然今日之事有可否而無成敗懋第曰我心如鍊石亦聽之而已是  
時偽太子亦止太醫院旁署中懋第潛使所從將士誘問守門滿卒  
滿卒曰此真崇正太子故加防閑供應不缺爾太子常言伯父今在南  
京要南去懋第因為書二通一言當遣使臣速歸一請皇太子回南辨  
驗投內院內院隸扞之數日始投卒不報二月懋第以不能躬叩諸



陵遣樊通陳尚嘉馳詣諸山陵及崇正帝陵哭叩之三月十九日崇正  
帝忌辰懋第為哀表一通率從行諸臣以羊豕香帛望祭哭叩於  
太醫院署中復為文以隻雞樽酒祭忠烈諸臣從先帝死稷社封疆  
者四月草疏二通用帛幅細書藏之蠟中遣金鑣及都司楊三泰馳金  
陵奏之而江淮方阻兵不得達比至五月金陵竟失守矣曹遜以告懋第  
曰如何懋第曰此事皎然如日月我志已決毋煩言閏六月十五日以江南既  
平再下薙髮之令諭懋第降且髡之懋第不從中軍副將艾大選首  
髡如法且勸懋第降懋第大怒揮從官立柱斃之事聞十九日捕下刑部  
刑部曰若不早薙頭降而擅自杖殺人何也懋第曰吾頭可斷髮不可薙

我奉命北來已辦一死豈肯自敗于今日与若輩為伍且艾大選薙頭  
倡叛恨不以軍法梟示通衢我自行我法殺我人與若何与可速殺我遂  
下獄二十日加錢鎖三擁入內朝懋第喪冠白袍不北面南向坐于廷下攝  
政王心雅重之欲生懋第且大用之問廷在漢臣曰卿等云何吏部侍郎曰  
為崇正來可恕為福王來不可饒懋第曰若言今上是先帝何人且若  
中先朝會元今日何面目在此与我言乎侍郎語塞兵部右侍郎曰  
先生何不知興廢懋第曰先生何不知廉恥于是在廷無復言者攝政  
王曰爾既為明臣何為食我朝粟半年而猶不死懋第曰爾入攘我朝  
之粟反謂我食爾粟耶且古之致力中原亦有藉外國之食者我國



家不幸罹此大變聖子神孫豈遂無人我今日止有一死又何多言  
攝政王色變揮出斬之左僉都御史趙開心欲起救懋弟同列掣其  
裾止之趙不得前遂擁懋弟之宣武門外菜市懋弟昂首高步神  
氣自若既至南向再拜端坐而後受刑劊子楊名揮淚稽首懋弟  
前跪泣不止少頃徐起舉鎖亦不憚滿人之在左右也是日大風晝晦都人  
奔走流涕拜送者不可勝紀懋弟既擁出朝趙開心始得前啟王曰  
殺之適足以成其名不如釋之王可其奏而懋弟已死矣先是髡令下  
馬紹愉即率所從將士薙髮降而懋弟叅謀陳用極傅宣游擊王  
一斌都司劉統王廷佐千總張良左俱以不從令同日被殺游擊樊通

收殮懋弟屍于彰義門之白馬坑并取用極等諸人瘞之而前所遣  
楊三泰所賈蠟書以是年冬泛海入越始達魯監國發之初懋弟之  
生也內院大學士洪承疇面之懋弟叱曰此鬼也承疇統制三邊松杏之  
敗身殉兵草先帝賜祭加蘸九壇優以蔭卹承疇死久矣何以至今尚存  
若來者鬼也洪至且前欲與言卒不得發而罷他日內院大學士李建泰訪  
之閻者通謁懋弟曰老奴何得尚存昔督兵討賊先帝特寵餞之乃既  
不以身殉國難而又降仕他人亦有何面目見我哉李聞不得見而去嗣  
是朝士欲見者率遭唾罵於是咸憚見之或不得已一投謁以示不絕之  
意及江南平聞懋弟題詩云峽坼巢封歸路迥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



冷魄銷難盡。蕩作寒煙。總不磨訖。如其言。二十五日。滄州守知懋第已被害。以告前所留將士楊逢春、張友才等。於是三百餘人皆號泣散去。明年丙戌六月十九日。陳洪範有疾。忽言左公至。驚悸而死。始洪範持節也。江南以通好重寄命之事。成世加侯爵。而洪範舊通遼左人語。入燕。盡以江左情實告。而心賣懋第。及還。又率南征之兵平江南。懋第見殺。而洪範定爵為侯。甫期年卒。為懋第忠魂所殺。



取魯春秋  
卷之四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